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版

小小的温情

實價大洋五角

編譯者 徐蔚南

校閱者 吳靜山

發行者 新亞書店

總發行 上海四馬路 新亞書店

分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

版權所有
證

弁言

數年以來，著譯的小品文字，像散文詩，短文之類，不下數十百篇了。小品文字雖不能與堂皇富麗的雄篇巨製相比，然自有其一種雋永的味道。我很喜歡的，這本書中所錄的，計有日本法國英國俄國丹麥各名家作品而并附以拙作，共四十二篇。這是本小品的書，文字是小小的，小小的文字裏却含有一點熱情，恰巧我寫過一篇小品文叫小小的溫情，現在把這篇文字也錄入本書，並且就把小小的溫情這個題目做了書名，親愛的讀者們，我敬以這一點小小溫情獻給諸位！

著譯者

目錄

詩思

蜘蛛之絲

初秋

鮑特來爾散文詩二首

畢利底之歌三首

仙牛

屠格涅夫散文詩二十四首

哥薩克之母

金魚

天使

小小的温情

旅途上的陰鬱

母親的家

少奶奶

赤裸裸

薔薇花

詩思

日本國木田獨步原著

山上白雲

一片白雲浮在天空。有個小孩登上了一個小山，他橫臥在松蔭的下面。他望了一會兒雲，他就睡去了。他有一個輕快的夢；他想像他被雲兒載了，漂浮在沒際限的青天裏軟樂逍遙。他這樣的歡樂竟把世間的事情完全忘了。當他醒時，那沉下去的太陽正斜向着西天。山上楓樹葉子紅灼灼的似火在燃燒。好風音槩^レ的彈奏，吹在松枝上的聲音，好比那波浪衝碎在遠地裏島上的

聲響。在這樣幽靜地方，他覺得他又進了夢境了；他望着天空又
忘下了一切的事情。時間飛去了。小孩子還到這煩忙的世上
來，每逢痛苦的時候，每逢厭倦的時候，他便要含着眼淚記起那山
上的白雲和秋天的落日。

兩旅客

戴雪的山中，寂寥的路上，有個旅客正在行走。雪愈下愈
厚，山路也愈加危險了。他禦不過這樣的嚴寒，竟倒在地上了。
正在這時候，另有一個旅客登上這山來。他看見了倒在路上的
人，大大的吃了一驚。他扶起這昏迷的人，并給他藥吃。那個
旅客恢復了知覺，誠心誠意的感謝這個旅客道：「我一生總不會忘
下這件事。」這個旅客祇溫和的回他一笑。

「我回到家裏時，我將你的善行講給人家聽，並且還爲你做首詩，那麼人家將永永記着你了。」那個旅客說。這個旅客仍答他一笑。他們倆一塊兒忽忽地趕他們的路程了。雪愈落愈厚，山路是十分危險的了。其中的一個倒在地上了，另一個伸手去扶他。不圖兩人一齊掉在戴雪的山谷裏。沒人知道他們倆怎麼樣了。他們倆永遠失跡了。人家如何能知道這兩人中的一個所做的高尙行爲呢？

荒地

有一句關於播撒菊花和紫羅蘭種子的俗語。菊花的種子死了，因爲牠播在烈風吹，烈日曬的荒地上的緣故。紫羅蘭的種播在廣漠的田裏，既有活水灌溉，鳥兒歌唱，又有天上春霞相映；種

子裏長出了嫩葉，于是田間佈滿了紫羅蘭。一個智慧的人有一次會用了這句俗語教那世人相互親愛。但是人間鐵石心腸不懂得他這高尚的教訓，於是他們的國土便變成了荒地。

路邊的梅樹

以前這兒有個小女孩。她在朋友家吃個梅子。梅子的滋味非異鮮美，她便帶了那顆核到家裏，把她種在屋子旁邊的籬下。這女孩過活在她父親的小飯館裏。這飯館正旁近一條大道。許多路過的旅客都要進去用餐。時光一年一年的過去了。這飯館的屋子久已坍塌了，四周蔓生着野草。路邊的梅樹却已長大了，年年結着鮮美的果子。路過的客人常採下那果子來解渴。但是沒有人知道種這梅樹的女孩還活不活在世上。

蛛絲

芥川龍之介作

—

這是某一天的事件。釋迦獨自在極樂園的蓮池旁邊散步。

池中開着的蓮花都是玉一般的潔白，花瓣中央金色的花蕊不絕地溢出難以言傳的薰香。

極樂園中這時正是清晨。

既而釋迦佇立在池邊，想從那遮蔽水面的蓮葉中間，觀看一下池底的情景。

極樂園的蓮池恰恰坐落在地獄的上面，穿過了水晶般的池水，

那三途之川與尖刀之山的景色，彷彿看西洋鏡，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地。

在地獄之底，他瞧見一個名叫韃陀多的男子同着旁的罪人一起在蠢動的容態。

這個名韃陀多的男子原來是個兇賊，殺人，放火，種種的惡事都做過。他記得自己只做過一件善事，就是某時他在深幽的樹林中經過時，看見路旁爬着一匹小蜘蛛。韃陀多早舉起了足，想踏死它了，忽一轉念：『不行，不行，這東西雖微小，必然也具有生命，毫無理由地害它的命，總有點殘忍吧。』他便沒有害死蜘蛛，救了蜘蛛的命。

釋迦望着地獄的情景時，想起了韃陀多救過蜘蛛的性命，爲要報答他做了這樣一件善事，便想把這個男子從地獄裏救出來。巧

得很，這時他看見旁邊，翡翠般的蓮葉上，一匹極樂園中的蜘蛛正在經緯它美麗的銀絲。

釋迦便取了這根蛛絲，從白玉般的蓮花中間，遙遙地垂到地獄的底下去。

二

這里地獄底下的血污池，韃陀多和旁的罪人一起在池中浮沉。不能觀看那一方面，都是墨黑的。黑暗中間彷彿有什麼模糊地浮在水面了，這是恐怖的尖刀山的刀光，那淒慘的情景，真是難以言說。四周圍又如墳墓中一般的靜寂。能聽見的聲音，只有罪人輕微的嘆息。

落到這種地方的人，原來已受過了地獄裏的種種刑罪，精疲力盡，連要高聲哭泣的力量也沒有了。因此韃陀多雖則是個兇賊，

如今悶在血污池中，也只得像臨死的青蛙一般的在爭扎。

韃陀多無意中偶然仰起頭來，却見池上面，靜寂的黑暗中間，一條銀色的蛛絲，從天上垂下來，彷彿怕被人瞧見一般，閃着微光，緩緩地垂向他的頭上來。

瞧見了這根蛛絲，韃陀多歡喜到不禁拍起掌來，想拉着這根絲升上去，不論升到什麼地方，地獄總可逃出了。

幸氣來時，說不定可以升到極樂園中，那末便不會被逼着登上尖刀山，沈溺在血污池了。

這樣想着，韃陀多便趕快握住蛛絲，一生懸命地向上升，向上升。他原來是個兇賊，所以拉着繩子向上升這種事，是從前練慣的。

可是地獄與極樂世界之間，相距不知有幾千萬里，所以池無論

怎樣心焦，總難於一下子就升得上去的。韃陀多升了若干時候，再沒有氣力升上去了。

沒有法子想，只得暫時先休息一回，在蛛絲的啣處，遙望着下邊。

他的一生懸命地向上升，終究不是徒然的，先前他所住的血污池不多時已隱滅在黑暗裏了。就是那模糊地閃着光的恐怖的尖刀山也在他的腳下了。這樣子向上升，爬出地獄或許不是件難事了。

韃陀多兩手握著蛛絲，叫出了自從到了地獄有過的呼聲：「成功了！成功了！」他笑了。

但是當他偶然一回顧，却見無數的罪人，握著蛛絲，跟着他，像一大串螞蟻，都在盡在向上升起來。

韃陀多看見這情景，一時驚呆了，有如呆徒一般張大着嘴，只

是眯着眼睛。這樣一根細蛛絲，弔着他一個人已有折斷之勢，怎麼能弔得起這許多人呢？

萬一蛛絲在中間斷了，那末努力升到此地的，只想救出自己的韃陀多一定要身子顛倒地墜入於先前的地獄裏了。假使這樣子，那真不得了。

這時候，成千成萬的罪人，從黑暗的血污池裏，握着閃光的蛛絲，一大串急急地升上來。

到這時候，假使不想什麼法子，那是一定要眼見蛛絲在中間折斷，重新墮入地獄裏了。於是韃陀多大聲呼喊道：「啊！罪人們，這根蛛絲是我的啊！誰許你們也升上來？下去！下去！」正在這當兒，那蛛絲，直到如今還很結實的，突然在韃陀多握着的地方，一聲響亮，就折斷了。

毘陀多連叫喚也來不及，像風中旋轉的陀螺一般，墮落於黑暗的地獄了。

從此，在那沒有星沒有月的空中，唯有從極樂園裏吊下的短短的蛛絲還閃着微光。

三

釋迦站在極樂園的蓮池旁邊，看見這一切經過情形的；及至照見毘陀多像石子一般重新墮入血污池中時，他臉上顯出一種哀愁，於是再散步起來了。

只想從地獄裏救出自己的毘陀多的無慈悲的心，正應當受着再入地獄之處罰，然而在釋迦眼中却覺得是可憐的。

但是極樂園蓮池裏的花對於這種事情，却一點也不管。

那玉一般的白蓮花，在釋迦的足邊，軟軟地搖拽着花萼。

每次搖撼的時候，那花瓣中央的金色的蕊總是時時散溢着不可言傳的薰香。

極樂園裏這時已近正午了。

初秋

日本高濱虛子著

依日曆，立秋已十餘日了。但我今晨纔聽見秋蟬的啼聲。

Cosmos 的細葉上，蜘蛛張着網，網上閃着一粒一粒的雨點，這也是今晨我纔看見。仔細一看，原來不僅一兩處是如此。小小的樹葉叢裏都閃着金鋼石般的白露。

昨宵的雨把大地潤濕了。一只白蝴蝶傍近溼地上飛舞一會，隱入荻中不見了。牠是避去那從松樹梢頭飛下來的小雀。

白粉花完全謝了。長梗子的花兒在萼瓣處彎折了，好似低着頭，橫在新鮮的綠葉上。有幾朵已離開了花萼，幾乎就要從葉上

滾下來了。剛纔落在泥徑一般的濕地上，也有幾朵。

芙蓉的葉子大部分被虫蝕盡了。葉上有幾個洞竟和琵琶湖一樣的大，還有許多像把線香尖頭燒成的小孔。當芙蓉開花的時節，這種頑皮的毛虫正變了黑蝶飛去了。但是現在這種毛虫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却不知道了。或許藏在葉下罷。芙蓉怨恨那老葉被毛虫蝕盡了，新近在枝頭又長了五六張嫩嫩的綠葉。

我想花木的發芽總在春季，這是差的。現在不僅芙蓉長了新葉，其餘如冬青，槿(Magnolia)等的長春木在老葉叢裏也裝上幾張嫩葉了。尤其是槿樹，那新生的白嫩葉子，在那保護樹身的堅老的葉子裏，狠柔媚地顯露出來。

「這松林一直達到海邊嗎？」時常有人這樣的問我。

「不，那後邊還有一條街，十餘間的屋子，再前去纔是由井濱
(Yigahama)。」

聽見了這個說明，我的朋友就要問：「真嗎？但是我想那松林
一直延長過去呢。」

紅蜻蜓在松樹頂上飛廻的時候，早晨的洗臉水已將冷了。但
現在松頂上什麼都沒有了，祇有一個蔚藍的青天。還有兩枝蘆葦
長的高高似乎和松樹爭長呢。

蘆葦如何在這兒長起來的呢，那是我說不出的了。我祇記得
有二枝萱花似的東西長了出來，牠們長成得這樣快，到如今竟和松
樹一般高了。其餘的秋草，似乎被這高高的蘆葦埋伏了，匍匐在
地上。

能和這蘆葦競爭的祇有那雞冠花。自然這並不是變種的雞冠花。不過是普通的傲然獨立的雞冠花罷了。但其餘的花木，不是變成了綠色，便變成了黃色，似尙在憐惜那夏日鮮豔的色彩消逝了。雞冠花的葉子和梗子，上上下下，却祇染了一種深紅的顏色，而且盡其自然的生力，林立成羣的，傲然生長着，牠們的精力畢竟不讓蘆葦呢。

朝顏是四處都有的，或攀附在松幹上，或包裹在小小的櫻樹枯枝上，還有在雞冠叢裏，露出她們的臉兒，沒有一棵是變種的，都是紅的，深藍的，或者是白的。

「真的，秋季已到了」：我這樣想。我能記取的，祇有夏天

的香味，現在還在我鼻子的四周浮泛。

夏天的香味呀！這不過是雜草蒸熱了發出來的一種氣味。就是夜的黑暗包圍了大地，這香味還不消失。

許多的人到鎌倉的街上去散步。平常黑暗的市街，一到暑夜，便和都會裏的大道一樣光明了。但是我却離開了這光明的市街，走到田徑上去散步；引我路的，祇有星光，從都會裏來避暑的人沒有一個到這兒來的。生平寄寓在這市裏的我，以為和都會裏來的人在燈火輝煌的市街裏走，不如在星光下面到田徑上去散步的適意。

我很歡喜在黑夜裏望着那燈光鮮明的市街。火車站錢門附近的新酒館，每間客室裏都輝耀地點着燈，有如一座光明的玻璃廟。

酒館的左右都流着光亮的火，有的是從舊屋裏發射出來，有的是從新近建築的屋子裏射出來的。車站裏，上去的車和下來的同時到了，也射出一行的光。一聲汽笛，兩方的車子，左右出發了，車站上的光似乎比平時愈加鮮明了。

海濱空際，又常有人在放烟火。

這時我聞着夏天的香味了，這定是草的香味。如果說是「雜草蒸熱了發出來的香」，我以爲是不妥的，祇要說「夏草的香」就夠了。

舖在地上的夏草，剛被黑暗包裹了的，還送出極強烈的香味來。

有個人影跟着我走。我走了四五密達，這人影便在黑暗裏消失了。

我走了七十密達左右，看見路邊有一座屋子。當我走過的時候，兩個人影在門裏隱去了。再向前走，我瞧見一座大廟的門。上述的一夜，到現在還不過十天。

法國鮑特來爾散文詩二首

老婦人的失望

皮膚皺了的矮小的老婦人見着這個美好的孩子自己覺得很快活。各個人都歡喜這個孩子，一切的人都討他歡喜；這個美好的小人兒，脆弱的和她一樣，和這矮小的老婦人一樣，沒有牙齒，沒有頭髮，也和她一樣。

她走近他身邊，想對他做出小小的嘻笑和討人歡喜的樣子。

但是小孩子却在這駝背的好女子的撫媚之下爭扎起來了，將他的啼聲充滿了屋子。

良善的老婦人於是退回到她的永久的孤寂裏去，她在一個屋角裏哭，說道：——「我們，不幸的老婦人，年紀老了，不討人歡喜了。就是對於天真爛漫的人也不能夠了：我們使我們要愛好的小孩子會驚怕起來的！」

那一個是真實？

我認識一個名字叫「培奈提克塔」的女子。她走到的地方就充滿了理想的空氣，她的眼睛散佈那偉大的，美的，光榮的以及一切使人信爲不朽的種種希望。

但是這個神奇的女子長得太美好於是成爲薄命的了；所以我認識她不多幾天之後，她就死了，將她埋葬的就是我自己，在那春光散佈着薰香，一直散佈到墳墓裏去的一天，這是我將她埋葬的，把她放在一個不朽的香木的棺材裏，有如印度的箱子一般的。

我的眼睛注視着埋葬我的寶貝的地方，忽然間我看見一個小兒，極像那個故世的女子的，在那新放上的泥土上蹣跚，用着瘋癲的奇異的亂暴在那兒蹣跚，哈哈大笑地說道：「這是我，是那真的「培奈提克塔」！我原是一個有名的女壞蛋！爲了要懲戒你的痴愚，和你的盲目所以你會愛我如我這樣人！」

但是我，發怒了，我答道：「不！不！不！」爲了要嚴厲地來拒絕，我跳我的脚，跳的那樣重，我的脚陷入於新的墳墓的泥裏去了，一直陷到膝頭上，彷彿一頭落入陷井裏的狼，我留落在「理想」的墓裏，或許永久不能跳出來了。

一九二六，一月一日譯

畢利底之歌

法國魯意史譯

魯意史生於一八七〇年。他是一個新希臘主義者，所作文字，明白曉暢，簡潔細膩，確是法蘭西文壇上一個有力的作家，不幸於今年六月四日竟長逝了。他的著作，如「波沙王的奇遇」，「亞泊陸提德」，都是極有名的佳著；又如畢利底之歌，係散文詩集，在一八九四年出版以來：大受讀書界的讚美。魯意史的書籍，可惜我不多，將來或可翻譯他的「女神的黃昏！」這也是他的美好的短篇小說樂之一。有人說魯意史的著作是「誨淫」，就我看來却是寫「美」。

魯意史有美麗的頭髮，有聰明的眼睛，有好看的鬚鬚。以他的博學，用秀麗的法語寫出來的小說詩歌，真和他的漂亮的面貌一樣令人可愛；可惜中文和法文離得太遠了，不然至少可以在下面的譯文裏認識他的一點面目。

牧歌

應該唱出一曲牧歌來，應該喚起那夏日的風神潘痕（Pan）來。我守護我的羊羣，珊奈尼史守護她的（羊羣），在那顫動的橄欖樹的圓圓的陰影下。

珊奈尼史在牧場上睡過了。她站立起來，奔跑或者找尋那鳴蟬，或者採摘那花草，或者在那小河的清水裏洗她的面龐。

我呢，我從羣羊的棕色的背上取下羊毛來，裝在我紡錘上，於是紡紗。時光是遲遲的。有一羽鷹兒在天空經過。

樹影移動，那花籃和乳壺變換個位置。應該唱出一曲牧歌來，應該喚起夏日的風神潘痕來。

母親的說話

我的母親在黑暗裏替我沐浴，在雄大的陽光裏替我穿衣，在光明裏替我戴帽；但是假使我在月光裏走出去時，她爲我束緊我的帶子，打上一個雙重的結。

她向我說：「和姑娘們去遊戲，和孩子們去跳舞；莫要在窗中觀望；莫要聽青年們的言語；莫要信寡婦們的勸告。」

「一個晚上，有一個男子，如旁的男子對於旁的姑娘們一般，將在鼓聲鼙鼙，笛聲靡靡的雄壯的行列中間到門口來將你迎娶。」

「這一個晚上，當你走時，畢利督，你將三個煩惱的瓢留了給我，一個是爲了清晨，一個是爲了正午。那第三個，最苦的一個是

爲了祭日留給我的。」

跣足

我有的黑髮，沿着我的背兒披下，我有一個小小的球形的圓帽。我的襯衣是白色的羊毛絨，我的堅實的腿被太陽晒的焦了。

假使我住在城市，我將有黃金的首飾，金黃的襯衣，銀白的靴子……我（如今）觀看我的一對跣足穿在塵埃滿布的靴中。

泊沙飛史！到這兒來可愛的小女兒呀！你將我一直搬到泉源的地方，在你的手中洗濯我的雙足，爲了在衆花之上薰香我的雙足，請將橄欖和紫羅蘭相與壓榨。

今天你將做我的奴隸；你將跟隨我，你將服事我，等到白天盡了時，我將我母親園中的扁豆送給你，爲了你的母親。」

一九二五年七月念二日譯

仙牛

Clement Shorter 夫人著

有一個時候，愛爾蘭的一個碧綠的草原上住着一小隊的人民。那兒的女人有黑色的眼睛，男人是壯健而快樂的，那兒尤其多的是小孩子——每家至少有六個。但是這個數目還不是限定的。假使你上那村莊裏主要的大路（村裏並不祇有這一條大路）去散步，你時常可以看見在一家屋子裏有一打左右的漂亮的頭，頭上閃閃發光的是那黃金的頭髮；這黃金的頭髮便是你所看見的人家屋子裏的黃金。

這個村莊和愛爾蘭的旁的村莊沒有多大的相異，不過有一個時

候，這個村莊上却遇到了一樁神奇的事情。這是一樁荒年時候的事情，當那饑荒和熱病正像兩頭血紅的狼子一般到處橫行的時候。

這個小村莊裏的百姓每天早上醒來時，他們總要說：「唉，沒有比如今的事情再壞了，」然而事情竟會一天壞似一天。這樣，甚至田裏一切的馬鈴薯都枯萎了，牛棚裏一切的牝牛都死亡了，除開一頭牝牛沒有死。這一頭母牛便忙着養活村莊裏的一切小孩，這是使它非常驕傲了，竟驕傲得染着了「妄自尊大的疾病」，於是也就病死了，因為這種妄自尊大的病對於畜生是一種致命的疾病，雖則沒有一個人被這種病害死過。

這最後的一頭母牛死了的時候，愛爾蘭的碧綠的草原上便籠罩了慘澹的悲哀。男人爲了女人而哀痛，女人爲了小孩而悲傷，小孩爲了他們自己而啼泣。

然而有一樁異常的事情來了，當女人們坐在她們的門前，饑餓的孩子們圍繞著她們，羸弱的嬰孩們抱在她們餓瘦了的胸間的時，世界上最奇異的一頭母牛在那村裏的街道上緩緩地來了。它的角彷彿是磨光的象牙，它的皮在日光中閃閃的彷彿是黃金。它是清潔得很，身上沒有一點污穢。它在走路的時候，可貴的牛乳從乳房裏一滴一滴地滴下來。女人們看見了它，大家竟茫然地不知所措。但是嬰孩們都向著它伸出雙手，笑了起來，因為他們的笑聲有那樣的可愛，那樣的洪壯，於是全世界的嬰孩都笑了起來。然而因為祇有嬰孩們聽得見這種笑聲，又因為他們不會說話的，所以沒有一個人能知道他們笑的爲什麼。

母親們看見這匹牛沒有人看守的，並且看見它一路走過來，走得那樣的遲緩，走到每家屋子前面總是站定了一會兒，她們於是趕

緊就把杯子瓶子去承受那牛乳。又當那母牛看見女人們在胸間抱著歡笑的嬰孩，背後拖著一切饑餓的小孩向它走來時，它總是站定了，睜著它的可愛的大眼睛向著他們看，婦女們於是到它身邊去，在瓶子杯子裏擠滿了牛乳，去給她們的孩子們受用，讓孩子們吃個滿意。這時候男子擎那杯子瓶子了，因為女人們擠牛乳擠得乏力了，男人來擠乳給女人吃，讓她們吃個滿意。女人和小孩都吃不要吃了的時候，男人在杯子瓶子裏擠滿乳汁給他們自己來受用，也是吃個心滿意足。那頭母牛總是著站，總有源源不絕的大量牛乳供給人。百姓看見這頭母牛給他們擠乳總擠不完，思想這頭母牛不是普通的母牛了，定是村外仙鄉蘭史地方來的仙牛。他們於是以爲明天這頭母牛一定要去的。在夜間這頭母牛固然看不見了，可是翌日朝陽之下，它還是在那邊鄰近村中教堂的田裏吃

草。女人們於是再來取乳，個個都吃個暢快，孩子和男人也是吃個暢快。這頭神奇的牛總是給人心滿意足；乳汁總是很多。

當各地饑荒的時候，這個小村莊竟以此而得免去饑災。嬰孩一天肥大一天，一天強壯一天，全個愛爾蘭，沒有一處地方的人可以比得過這小村莊裏的人那樣的碩大和美麗。那頭仙牛仍舊在村裏，仍舊供給村人牛乳，假使沒有殘虐的事情鬧到它身上去，它一定還是在那兒的。大家都知道，每個城裏，每個市鎮裏，每個村莊裏都有一種驕傲的人，常常要顯出自己如何的聰明，比任何人都伶俐。（在我們鎮上，你與我大抵都不是這樣的人。）但是在愛爾蘭碧綠的小草原上却有這樣的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在貧窮的時候，原是很溫柔謙遜的，可是不久她安逸些了，工作也可少做一點了，她便「像煞有介事」起來。有一天女人們坐在一塊兒，講

到那頭仙牛以及乳汁涓涓不盡的奇異的時候，有一個女人說道，這頭母牛的乳汁能給無論那樣的器具盛得滿滿的。就是海乾了，母牛也會使乳汁流到海底去的，而且母牛的乳仍舊不會沒有的。那個「像煞有介事」的女人聽見這種說話，便從坐位裏站了起來，亮聲說道：「我家裏倒有件器具，母牛的乳汁無論如何盛不滿它的，雖則母牛會把乳汁盛滿海底！」

一切的女人於是都笑她了，但是她對她們說，跟她去便可分曉。大家於是站起來，跟著她走，看她能夠做出什麼來。這個「像煞有介事」的女人走到她屋子裏，取出一個桶來，帶了那個桶到仙牛在吃草的地方，她的後面跟了一大班在發笑的女人。

她走到那頭仙牛身邊，便揀牛旁的一塊石子上坐了下來，盡力的擠起牛乳來了。她一方面在擠，一方面美麗溫暖的乳汁却從桶

子裏漏出來，流在地上，因為她在桶底鑽了許多的洞。乳汁在草上流的那樣快，不久便成了雪白地在田野中流動的小小的乳川了。旁的女人看見這個樣子，大家都笑起來，說是她們輸了，叫她不要再擠乳了。但是她盡力的擠，小小的乳川已變成一條乳河了，乳河裏的乳汁洋溢田野，那頭母牛竟站立在乳河的中央了。仙牛看見四周都是乳汁了，奇怪起來，四面一看，知道人家如此在戲弄它，它於是仰起頭來，大大的叫了三聲，接著向那仙鄉蘭史的方面，從村莊裏的街上飛奔去了。它隱去了，從此再不出現了。

如今，當它奔去時，嬰孩們都在它後面伸出兩只臂膊來，都哭泣了。他們的哭聲有這樣響，全世界的嬰孩也都哭泣起來。然而除了嬰孩之外，沒有人能夠聽見這個哭聲，又因為他們講不出話來，所以沒有人曉得他們這樣的哭泣究竟爲了什麼。

Clement Shorter 夫人是倫敦文壇的重鎮 Clement Shorter 妻子，夫人爲愛爾蘭產，曾於泰泊林美術學校研究美術，對於彫刻繪畫均極有趣味；夫人的詩和小說在社會上有極好的名聲。

譯者附說

俄國屠格涅夫散文詩二十四首

田舍

七月最後的一天；周圍數千「凡史脫」的地方是我們的鄉土俄羅斯。

滿天都是均勻的蔚藍色；上面祇有一朵小小的雲，一半兒浮着，一半兒正在消去了。風息全無，十分和暖……空氣含着芳香，有如新鮮的牛乳。

雲雀囀着；野鴿鳴着；燕子不聲不響地飛來飛去；馬兒嘶着緩

緩地吃草；犬兒們也不吠叫，安靜地站着搖着他們的尾。

烟的香，乾草的香，又稍稍混雜樹脂和獸皮的香。大麻今方開滿着花朵，放出濃重的爽快的香氣。

這裏是一個深斜的山谷。楊柳行行並列在山谷的兩岸，樹頂上枝葉甚茂，下部樹幹却碎裂了。一條小河流過那山谷；河底的小石在清澈的漩渦中躍着。遠地裏，天地相接處有一條青青的大河，在太陽中反射着閃閃的光輝。

山谷的一邊，排列着整齊的倉庫，是緊閉着門的小倉庫；另一邊有五六間松材造的木頂小屋。每間屋上有一根高的鵝棚柱子；每家進門的地方，有一只短鬃的小馬。窗上低陋的玻璃映出虹的七色。窗上放着插着花的瓶，裏面插着花朵。各家門前都有一隻很乾淨的小凳；貓兒們在地面高起的處所曬太陽，他們的透明的

耳染小心地豎着。那高高的門檻後方是那間暗冷的內室。

在峽谷的水邊，把馬衣鋪了開了，我便橫在那上面。四周是新刈的草堆，送來悶人的香氣。

留心的農夫們把草兒鋪在草屋的前面，使在烈日之下曬得乾些；然後再放進倉庫裏去。睡在那上面定是怎樣舒服呢！

鬚髮的孩子氣的臉兒在各個草堆裏覷着；戴着紅冠兒的雄雞在乾草裏找尋蒼蠅和小甲蟲，白嘴唇的小狗在纏緊了的草柴裏打轉。

亞麻色頭髮的少年們穿着很清潔的上衣，下邊環着腰帶，足上登着滯重的靴子，靠在沒有馬具的車子上，互相嘲笑着，露出的雪白的牙齒。

臉兒圓圓的一個農婦從窻裏覷着，笑他們（少年們）的胡調或者小孩們在乾草堆上喧鬧。

另有一個年輕的女人有力的臂膊引出井裏濕漉漉的一只大吊桶來……那吊桶振動着光亮的水點很長地滴下來。

在我面前站着一個穿着新條紋布褲新靴子的老婆。

一串大泡珠在伊黑長的頸頸裏繞了三匝，一塊紅點子的黃布巾包裹了白髮的頭，罩在伊矇矇的眼上。

但伊那雙老眼睛裏却露出可愛的笑容；皺紋的臉上也滿了笑容。我敢說這老婆已有七十歲了……但是現在仍舊看得出伊年青時是個美人。

伊曲着被太陽晒枯的手指，右手握着纔從他窖裏取出來的一碗冷牛乳，乳面還浮着乳膏；碗底四周乳汁淋漓，有如真珠一般。左手掌中握着一大塊烘熱的麵包，伊向我拿來，像要說，「歡迎呀，過路的客人請用罷！」

一只雄雞忽地裏叫了起來，拍着牠底翅翹，和棚裏小牛的叫聲緩緩地相應答。

「呀，好雀麥呀！」我聽見我的車夫說……呀，然朗開的俄羅斯的田舍好滿足呀！平和呀！豐饒呀！呀，深厚的安寧和幸福的生
活呀！

我頭裏來了下面這一個思想：君士坦丁，聖沙飛耶寺院的圓塔上的十字架，以及我們都會裏的人所奮爭的種種事情，對於我們此地有什麼價值呢？

（註）「凡史脫」

俄羅斯距離尺之名，約一英里之四分之

三。

會話

「琴格勿羅（Jungfrau）和芬史台拉華兩山峯都沒有足踏到過！」——

阿爾伯山的絕頂……峨峨一聯的絕壁……羣山的中心。

山之上，一片淡綠的，清麗的，沉默的天空。嚴厲殘虐的凍冰；光芒四射的堅雪，雪中發出冰封風舞山峯。

兩個大峯如巨人般站在地平線的兩端——就是琴格勿羅和芬史台拉華。

「今番」？琴格勿羅過了幾千年之後「在他不過一分鐘」問說。

琴格勿羅對他鄰人說：「有什麼新事麼？你比我看得清楚些。下界有什麼事情麼？」

數千年過了；在他們不過是一分鐘。芬史台拉華大吼答道：

「地上罩着厚的雲……再待一會兒罷！」

數千年過了：在他們不過是一分鐘。

「呀：今番什麼樣？」琴格勿問道。

「現在我瞧見，下界一切都和往昔一樣，蔚藍的河流，黑鬱鬱的森林堆積着的灰色石子。其間蟲兒們仍在打轉，你知道的，二是動物還沒有登上過你，也沒有登上過我。」

「人們嗎？」

是，人們。」

數千年過了；在我們不過是一分鐘。

「喂，今番怎樣？」琴格勿羅問。

「蟲豸們像減少了，」芬史台拉華雷鳴般的回答，「下界清楚得多了；水也減少了，森林也稀薄了。」

數千年又過了：在他們不過是一分鐘。

「你瞧見什麼？」琴格勿羅問。

「我們的周圍清楚了些。」芬史台拉華回答，「但是遠地裏的山谷裏還有斑點，還有什麼東西動着。」

「今番呢？」琴格勿羅問，又過數千年了；在他們不過一分鐘。

「今番好了，」芬史台拉華回答說，「四面八方都清楚了，都是十分白的，你瞧無論那方都是雪，不斷的雪和冰，一切都凍，今番真好了，今番靜寂了。」

「真好」，琴格勿羅說，「但是談天談的夠了。老朋友，是睡覺的時候了。」

「是睡覺的時候了。」兩個大山睡了；綠的，澄清的天睡在地

球之上，永久靜默了。

（註）此詩寫後，到琴格勿羅的山路已成。近年來曾有德國

三青年婦女踏過他的山頂了。

老婦人

我獨在廣漠的原野行走。

忽地裏我想，像有輕細的用心的脚步聲跟在我的後方……有人隨着我走。

我四周一望，瞧見一個矮小的曲背的老婆子，穿着灰色的襤褸的衣衫。祇有老婆的臉在破布裏觀着。一張黃而皺，鼻尖而無齒的臉。

我走向伊去……伊立定了。

「你是什麼人？你要的什麼？你是乞丐麼？你求布施麼？」

那老婆子不回答。我俯下身子一瞧，只見伊兩只眼睛幕着一層半透明的薄膜，如某種鳥所有的，這層薄膜是保護牠們眼睛避去耀光的。不過在這老婆子，這層薄膜毫不活動，且罩住眼珠。我們知道伊是個瞎子。

「你要布施嗎？我再問。」你爲什麼跟着我？」但是那老婆子仍如以前一般一聲都不回答。不過伊的身體稍稍縮小一些。我轉過身來仍走我的路。

我又聽見同樣輕細的，整齊的，像是很快的脚步跟在後面了。

「又是那個老婆子！」我想，「伊爲什麼跟着我？」但是那時我就想，「大抵因爲伊是瞎子，失去了伊的路，所以跟了我的脚步

聲，和我一塊兒到那住人家的地方去。是的，是的，是這樣的。」
但我心裏漸漸起了一種難言的不快了。我開始想這老婆子不僅是跟隨我，並且還是引導我。伊趕我到左面到右面，我不識不知地聽了伊的命令。

我仍向前走，然而……但是，一看，在我面前路上，有什麼黑而廣大的東西在着……是一個洞……「墳墓罷！」我頭腦裏這樣的一閃。「這是伊趕我來的地方罷！」

我趕快轉向後方。那老婆子又面對着我了……但是伊瞧着！伊大的，殘虐的，狡猾的眼睛……如鷲鳥一般的眼睛……瞧着我。我俯下了身子凝視着伊的臉伊的眼……又是同樣的一層半透明的膜了，仍是盲目的陰沉沉的面色……

「呀！」我想，「這老婆子是我的命運，人間不得逃避的命

運！」

「逃避不了！逃避不了！好癡愚……我定要試一試。」我便向另一方面快跑。

我急急地跑……但是輕細的腳音仍如以前一般，跟在我的後方，近了，近了……我又在黑暗的穴洞前了。

另又換一條路走……那同樣的腳步仍跟在後方，那暗的穴洞仍橫在前方。

如被獵犬追趕的兔子一般，我向無論那條路跑……常常如前一樣，如前一樣！

「待一會兒罷！」我想，「我來騙伊一騙！我無論何處都不去了！」我立即坐在地上。

那老婆子離我二步的後方站着。我並不聽見伊，但我覺得伊在

那兒。

忽然間我瞧見那遠地裏的黑暗的穴洞向我漂浮着爬過來了！

呀！我又四周一望……那老婆子直對着我看，伊脛着沒牙齒的嘴冷笑着，『逃避不了呀！』

狗

房間裏有我們二個；我的狗和我……；屋外可怕的暴風雨正在咆哮。

狗坐在我的面前，直視着我的眼睛，我也直瞧着他的眼睛。

牠似乎要對我說什麼事。牠是啞的，牠是沒有言語的，也不懂得牠自己！但是我懂得牠。

我懂得在這一剎牠和我有相同的感情，并且我和牠的中間沒有

一些差別。我們是一樣的；我們各個內面都燃燒着，輝照着一樣顫動的火花。

死，搖了一搖牠的冷酷的闊翅，掃將下來……

萬事休了！

那麼，誰能辨別在我們各個內面輝耀着的火花呢？

不是！互相瞧着的我們並不是人和畜生……

互相瞧着的眼睛，是同樣性質的。

從走獸和人類的眼睛裏，同情的愛慕說得清楚而無悞了。

我底敵人

我有一個敵人：並不是事業上的，戀愛上的敵人，但是我們的意見無論什麼題目沒有相同的，并且無論何時我們碰見了，我們倆

之間便起了無終止的辯論。

我們各種事體都要辯論的：藝術，宗教，科學，塵世的生涯和來世的生涯，而特別辯論來世的生涯。

他是有信仰的人并且是個執迷人。一天他對我說，『你嘲笑一切，如果我死在你前，我定當從另一個世界來看你……看你那時還要嘲笑不成。』

他真的死在我前了，那時他年紀還很輕；但過了多年，我也忘了他的約束，他的脅迫的話了。

一夜我橫在牀上，却不能睡去，或是不願睡去。

房裏也不暗，也不亮。我凝視着灰色的微明。

忽地裏，我似乎看見我的敵人站在兩扇窗的中間，緩緩地，憂鬱地一上一下地點他的頭。

我並不恐怖，驚嚇都沒有吃……不過稍稍豎起我的身子來，把臂膊來支撐住了，我愈加凝視着這個出於意外的幻象。

那幻象繼續地點他的頭。

『怎樣？』我終歸說話了：『你誇口勝利呢還是後悔呢？這是算什麼——警告呢呢罵呢？……還是你給我知道你是差了，或者我們倆都差了呢？你經驗過了什麼？地獄的苦嗎？還是天堂的幸福嗎？至少說一句話來！』

但是我的反對者却一些聲響都不做，仍舊，不過一上一下地點他的頭。

我笑了……他隱去了。

乞丐

我正沿着街道走……爲了一個衰弱的老叫化子，我便停了步。發炎多淚的眼睛，藍的嘴唇，粗糙的破布，生瘡的傷痕……呀，好可怕的貧困侵蝕了這可憐的生物。

他向我伸出一只紅腫污穢的手。他呻吟着，他模模糊糊地說要我救他。

我便在我各袋裏搜索了一回……沒有錢袋，沒有時錶，連一塊手巾也沒有……我一些東西都沒有帶。那叫化子仍舊待着……他伸出來的手微弱地搖動了，發抖了。

困惑，羞愧，我溫暖地握住這污穢顫動的手……「不要怒，朋友，我什麼都沒有，朋友。」

那叫化子發炎的眼睛凝視着我；他的藍嘴唇笑了；他也握住了我冰冷的手指。

「怎麼辦呢？朋友？」他模糊的說，「也當感謝這債。」
這是禮物，朋友。」

我知道我也受了我朋友底禮物了。

滿足的人

一個少年在首都的市街上喜悅地跳着走。他的舉動快樂而且活潑，在他的眼睛裏閃着火花，在他的嘴唇上浮着微笑，在他快活的臉上暈着悅目的鮮紅……他完全是滿足快活。

什麼碰到了他呢？他是受了一份遺產的嗎？他是升了官職嗎？他要趕緊去會他的情人嗎？還是他祇爲吃了一餐好朝飯，祇爲感着健康，祇爲覺得身體強壯而鼓勵起來嗎？該他們沒有把波蘭王史帶尼史拉的美麗的八稜十字章按在他的額子上罷？

不。他聽見了一個朋友的醜事，他四面去傳播了，他聽見別個朋友也說這同樣的誹謗！他自己信服這個了！

呀，在這時候這有愛的可愛的青年何等地滿足，何等地快活呀！

世界之末期（一個夢）

我夢見我在俄羅斯某處曠野的一間平常百姓人家裏。

那間房子是大而低，開着三扇窗子，牆壁是粉白的；却沒有一些家具。屋子前是一片荒原，傾斜而下，直向遠地開展；一個灰色的單調的天空如牀頂般照臨在上。

那兒並非祇有我一人；還有十個人和我同在那間房裏。都是極平常的百姓穿着朴素的衣衫。他們靜默地走來走去有如極機密

的不敢放出腳音來。他們互相迴避，但是他底目光不絕地相遇着。

爲什麼到這座屋子裏來；一塊兒在着的是什麼樣人，誰都沒有知道。各人臉上都顯出不安絕望的神色……各人挨次走近窗前熱心地望着，有如待着外邊有什麼到來的一般。

那時他們又茫然地走來走去，我們中間有一個是小孩子；他時一樣的，輕細的口聲啜泣着，「父親，我驚懼呀！」聽見了他啜泣，我的心便病了，並且我也驚懼了……驚懼什麼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覺祇得有一個大的大災難愈來愈近了。

那小孩子繼續着掩泣。嗶，逃出了此地罷！好氣悶呀！好煩鬱呀！好難堪呀……但是逃避是不可能的。

天空如屍衣一般，風息全無……是空氣死了罷，還是什麼呢？

忽地裏那小孩子奔至窗前，同樣的悲聲叫道，「看呀！看呀！大地崩了！」

「什麼？崩了？真的，剛纔屋子前是一片大地，現在屋子是在可驚的高岡之上了！地平線低下去了，從那座屋子垂下了，有如剝下的，一個黑色的斷崖。」

我們都聚在窗前……驚駭把我們底心兒冰凍了。「那兒……那兒！」我隣近的一個說。

我們一看，沿着遙遠大地的四際，有什麼開始動盪，有小小的，圓圓的，小山般的東西開始升起了又落下了。

「這是海！」這時各人都有這個思想。「海將把我們直接地都吞下去了……但是他如何能升起來呢？升到這斷崖之上呢？」

「但是海愈長愈大了……遠地裏峨峨的山岳已沒有了……一個

巨大的，可驚的波濤從地平線的四面擁抱上來了。

波濤正將把我們捲去，捲去！夾着一陣冰冷的颶風，波濤飛躍前來，在地獄的黑暗裏旋轉。一切都戰慄了！在這飛躍的大塊裏有萬千喉舌如雷鳴般的慟哭，

呀！可呀的叫號慟哭呀！這是大地因驚駭而悲號呀！

大地的終結呀！一切的終結呀！

那小孩子復哭了……我試去拉着我的同伴們，但是我們都已被墨黑的，冰冷的，巨聲的波濤壓碎了，埋葬了，溺死了，掃去了。

黑暗……永久的黑暗。

我幾乎悶了過去，我驚醒了。

馬夏

幾年前我住在彼得堡的時候，每逢雇用雪車（撬），我常和車夫媼媼談天。

我特別喜歡和趕夜程的車夫談話。他們都是近鄰的窮百姓，帶了他們茶色的雪車和卑劣的小馬到京城裏來，想得到他們的生活費和完納他們地主的地租費。

一天我雇了這樣一個的雪車夫……他是二十歲左右的一個漢子，身體高長，骨格強壯，藍眼睛，紅面頰的漂亮少年：一頂修補過的破帽子直戴到眼睛上，罩住了他鬆縮的美髮。這樣碩大的肩膀怎麼穿着那樣小的穿破的外衣呀！

但是這車夫美麗的，無鬚的面孔，神色很是陰鬱而且萎靡不振。

我開始和他講話了。他的口音含着悲聲，

「什麼事，老兄？」我問他，「你爲什麼不快呢？你有什麼難事嗎？」

這年輕的暫時不回答我。「是，先生，我有些難過」，他終於說話了。「這種事情沒有再壞的了。我的妻子死了。」

「你的愛……你的妻子嗎？」

這年輕的不向我看：他祇稍微點一點他的頭。

「我愛伊的，先生。如今已有八個月了……但是我不能忘懷。我悲哀的心把我腐蝕了……真的這樣哪！伊爲什麼死了呢？一個年輕強壯的人！……一天工夫虎列拉攫了伊去了。」

「伊待你很好罷？」

「呀，先生！」這可憐的長嘆了一聲。「我和伊一塊兒的時候好快活呀！伊死時我不在家！我在此地初得消息，他們已把伊埋

葬了，我趕緊立刻回到村莊上，到家已過半夜了。我走進了我的小屋子，呆立在房中，我柔聲輕喚「馬夏！唉，馬夏！」什麼都沒有祇有蟋蟀唧唧地叫。我便揚聲哭了，坐在地板上，握拳擊地！「貪饞的土地呀！」我說……「你吞了伊去……把我也吞了去罷！——呀，馬夏！」

「馬夏！」他忽地裏口聲沈了下去添說這一句。並不放去了馬韁，他把衣袖揩他眼睛裏滾出來的淚珠，揮了一揮衣袖，聳一聳他的肩膀，別的話一句都不說了。

當我走出雪車的時候，我多給了他幾個銅子。他兩手握着他的帽兒，低低地向我鞠了一躬。他在寂寞的，街道的一樣高低的雪上緩緩地趕車去了，那街道充塞了冰凍的，正月的灰色厚霧呢。

愚人

從前有一位愚人。

他好久在和乎滿足裏過活；但是風聲漸漸傳到他耳中，世間都當他是個沒有腦筋的愚人。

這愚人覺得羞辱，便憂愁地思想如何能除去這種討厭的風聲。一個忽然來的念頭到底到了他遲鈍貧弱的頭腦裏……他一分鐘都不肯遷延便去實行起來。

一個朋友在路中碰見了他，頌揚一個有名的畫家……

「我可發誓！」愚人答道，「這畫家去時代太遠了……你不知道嗎？我真不料你有這樣的謬見……你對於時代完全落後了。」

那個朋友便驚異了，立刻使和愚人同意。

「我昨天讀了這樣一本好書！」另一朋友對他這樣說。

「我可發誓！」愚人叫道，「我不想你不知羞恥，那本書簡直沒用；空費紙張罷了。你沒有知道嗎？你對於時代完全落後了。」

這個朋友也驚異了便和他同意。

「我的朋友NN真是一個好漢！」第三個朋友對這愚人說。真是一個大量的男子漢！」

「我可發誓！」愚人喊道，「這NN是有名的惡漢，他欺騙了他一切的親戚。你對於洞悉世情還差得遠呢。」

這第三個朋友也驚異了便和愚人同意，棄絕了他的朋友。無論誰人在這愚人面前頌揚無論什麼事情，愚人總是同樣回答一切。

有時愚人還要叱罵地加一句：

「你還相信一切權威嗎？」

「心地真惡！狡奴！」愚人的朋友開始說他了。「但是可能在的頭腦呀！」

「好一個妙舌呀！」別人加說道「實在，他是有才能的人！」結果，某雜誌編輯人來給愚人說，要他在評論欄裏執筆。

愚人豪不改變態度，仍照他老樣狂叫，批評一切，批評一切的人。

他曾宣言攻擊一切權威，他現在自己却是一個權威者了。青年們都敬畏他了。

可憐的青年們除了敬畏以外還能做什麼呢？雖然照一般規矩。誰不應尊敬誰的，但是在這種情勢之下，如果誰不去尊敬他，誰便要對於時代完全落後了。

愚人們在盲目的民衆間有多好的機會呀！

東方的傳說

在巴格台地方上誰不知道宇宙之太陽的若飛呢？

以前，一天若飛（那時他還時一個青年）在巴格台近郊散步。忽然一陣叫喚聲送到他耳中；有人在盡力地呼救。

若飛在年紀相仿的青年們中素以聰明賢能出名的；但心是富於同情的，並且他還具有力量。

他趕向叫喊的地方去，瞧見一個衰弱的老人被兩個強盜擒住在牆上，劫掠他的東西。

若飛拔出了他的刀子向惡漢刺去：一個被他殺了，一個被他趕逃了。

這被解救的老人便跪在教主的腳邊，視着他的衣邊，叫道：「勇敢的少年，你的俠義決不會沒有報酬的，外貌我是一個叫化子；但不過是外貌罷了。我並不是一個普通人。明天朝上你到市場上來；我在泉台旁邊待你，你便將深信我說話的真實了。」

若飛想：「這個人外貌真是一個叫化子；但是無論何事不能定說是沒有的。爲什麼不可一試呢？」於是他便回答說：「很好，老先生：我一定來。」

老人凝視了一會他的臉，便走了。

翌日清晨，太陽剛升起，若飛便往市場去，老人已在待他了，臂兒靠在泉台的大理石盤上。

在沈寂中，他攜了若飛的，他到一個四面高牆包圍的小花園裏。

在這花園的正中，綠草地上，長着異形的樹木。

像是杉樹，不過樹葉是蒼色的。

三個果子——三只蘋果——掛在纖細的向上曲的樹枝上。不小不大的一只是長的形式，乳白的顏色；第二只，大而圓，顏色鮮紅；第三只小而皺，色黃。

葉樹簌簌地響着，雖然並沒有風吹。正像玻璃鐘般的尖銳的，憂怨的聲響；樹像知覺若飛走近的一般。

「少年！」老人說，「請你拿這些蘋果的一只，又須知道，你如果取了白的來吃，你便將爲人間最智慧的了；如果取了紅的來吃，你便將如猶太人羅史區兒特一樣的富；你如取了黃的來吃，你便將爲老年的婦女們歡喜。你自己去決定！不要遷延時刻，一小時裏蘋果都要凋落的，就是那棵樹也要沉入地之無聲的深底！」

若飛凝視着地，細細思量。「我將如何做去？」他低着聲音說，有如和他自己商量一般。「如果你太智慧了，或許不好生存了；如果你比什麼人都富裕，誰都要嫉妒你了，我不如取第三只枯萎的蘋果來吃罷！」

他便這樣做了；老人張着無牙齒的嘴笑道；「呀！聰明的少年！你揀了很好的一分了！」

白蘋果於你有什麼用？你就是這樣已比蘇羅門聰明了。紅蘋果於你也是一樣沒有什麼用……你沒有紅蘋果也能富裕的，不過你的富裕沒有一人嫉妒你的。」

「請語我，老人，」若飛狼興奮說，我們的保護天國的回教王底尊敬的母親住在那裏？」

老人鞠躬到地，指給青年那條道路。

在巴格台地方誰不知道宇宙之太陽，偉大有名的若飛呢？

雀

我從打獵歸來，沿着花園裏的路走，我的狗在我前面逃着。忽兒他走起慢步來了，開始輕輕地似尋獸跡般的走。

我沿路四周一望，瞧見一只黃嘴毛頭的小雀兒從窩裏掉了下來（風兒暴亂地把路邊的樺樹搖着）掉在那兒動彈不得，無可如何地拍動着他沒有長成的羽翼。

我的狗緩緩地走近雀兒，當那個時候，忽而近邊的樹上又掉下一只黑色喉頭的老麻雀，如石子般的正墮在他（狗）鼻子前，發出可憐的絕望的聲來，全身的毛羽都顫動着；兩次投向那雪白牙齒的，張開的狗嘴裏去。

他（雀）是爲救小雀來的，他把自己的身體去庇護他的雛鳥：但是這小小的身體爲恐怖而顫動了。他的聲音哀切而奇異。

因爲嚇昏了他貢獻他自己的身體！

他看這狗兒定是好一個大怪物！但是他不能安踞高枝了……一種比他意志還堅強的力使他飛了下來。

我的脫來沙（狗名）仍站着，向後退了……他（狗）也明白地認識這力了。

我趕緊喊開這迷感的狗，充滿崇敬之念而歸去了。

是；不要笑；我對這小小的英雄的鳥兒，對他的愛之衝動而感覺崇敬之念了。

愛，我想，是比死，比死的痛苦都還強。

祇依此，依愛，生命纔能維持纔有靈氣。

骷髏

一間華麗的燈光照耀的大廳；有一羣紳士和淑女。

各人的面孔都是很興致，談天是活潑潑地；熱鬧的談天正講到一個有名的歌女。他們都稱伊是神聖的不污的歌女：呀，伊昨天所唱的最後的韻音何等地美妙呀！

突然間：有如魔術師的魔杖一揮——從各人的頭上各個的面上，都脫落了好看的皮膚，忽而呈出可怕的雪白的骷髏，這兒那兒閃着顎和齒齦的鉛色的光。

我好驚駭地瞧見這般顎和齒齦的動作；一塊塊的白骨球在燈光燭光裏迴旋閃爍，在這一般的白骨球裏還有較小的毫無意味的眼球轉着。

我再不敢觸我自己的面孔了，再不敢在鏡中瞧見我自己了。這些骷髏依然如前一般的轉來轉去……仍如以前一般的熱鬧嘈雜，伶俐敏捷的舌子如紅色的破布頭一般在顯露的牙齒間覷着，十分驚異地模模糊糊談那不朽的……是，不朽的……歌女唱了伊最後的顫音！

薔薇

八月最後的一天了……秋季已經到了。

太陽正在沉下去了。忽然一陣急雨纔迅速地掃過了我們的鄉間。

屋子前的庭園裏燦閃着落日之赤光，又充滿了大雨過後的水汽。

園。

伊在會客室裏對着椅子坐着，迷夢一般從半開的門裏注視着庭

我知道這時伊心裏想的什麼了；我知道經過了短時間的但是難堪的苦悶之後，伊在那時已服從了伊不能克制的感情了。

忽然間伊立了起來，急速地走進庭園裏去，不見了。

一小時過了……又是一小時，伊沒有歸來。

那時我立了起來，走出屋子，沿着伊走過的小路——我的確知道伊走過的——轉灣抹角走過去。

我的四周都是黑暗；夜已來了。但是在那路上的潮濕的砂上看見一個圓圓的東西——鮮紅色真透過了黑暗。

我俯視那方。這是一朵新鮮的纔開的薔薇。二小時前我會見這朵薔薇插在伊的胸上。

我小心地拾起了這朵掉在泥裏的花，回到會客室，放在椅子前的檯上。

最後伊還來了，輕輕的脚步，穿過室中，對着檯子坐了下來。伊的臉兒愈加蒼白了，然而愈加活潑了。

伊俯下的眼睛，像有點不安地，很快地東張西望。

後來伊見了那朵薔薇，拿了起來，瞧見了那壓碎的泥污的花瓣，便凝視着我了；伊的眼睛忽而一呆閃着淚珠之光。

「你爲什麼啼泣？」我問。

「怎樣，瞧這薔薇呀。你看花朵弄得這樣了。」

那時我想正可說一句深刻的話了。

「你的淚珠兒將洗盡這泥污的，」我用着很鄭重的口氣說。

「淚珠兒不會洗濯的，却是燃燒的，」伊回答說。伊轉身向

着火鏢把那薔薇投入正在死去的火焰中。

「火比淚珠愈善燃燒哪。」伊用力地說；伊可愛的眼睛，仍是閃著淚光，很大膽很歡喜地笑了。

我知道伊也在情火裏燃燒過的。

最後的會面

我們倆曾經是親暱的好朋友……但是一朝不幸我們倆便如仇敵一般分散了。

幾年過了；我到他所住的村裏，聽得他病着沒有一人幫助他，據說，他很想見我一面。

我便往他那兒去，走進了他的房間裏……我們的眼睛相遇了。

我幾乎不認識他了。天呀，疾病弄得他這樣！

肌黃膚皺，髮鬢全禿了，白髻數莖倒還飄然獨存。祇穿一件襤褸的襯衣坐着：：極單薄的衣衫他也負不起那重量了。他迅速地把他可怕瘦削的手，像在拘攣般的伸給我，用力地說了兩三句迷糊的話：：這是歡迎辭呢，咒罵呢，誰能知道？他消瘦的胸口喘息着，他溫和的眼睛的衰頹的腫子上滾着兩顆苦痛的眼淚。

我的心沈了下去：：我坐在他旁邊的一張椅上，我在這恐怖和驚駭之前，不禁俯下了我的眼睛，我也把我的手兒伸出去了。

但是握着我手兒的，像不是他的手。

我覺得我們倆中間坐着一位高大的沈靜的白婦人，一件長袍把伊從頭到脚包裹了。伊深凹的蒼白的眼睛仰望着天，伊白色的嚴肅的嘴唇不露一些聲息。

這婦人使我們攜手了：：伊給我們永久和解了

是：死神給我們和解了。

（註）此處所說及的朋友是著名抒情詩人留克拉索夫（Л. К. Козлов），爲「誰生於俄羅斯是快樂」？的著作人。——死神在俄國視作女人。

訪問

我坐在那開着的窗前……在那天朝上，五月一日的清晨。

天還沒有黎明；但是黑暗和緩的夜，已變了魚肚色，并有些冷氣，時將拂曉了。

也無白霧升起，也無輕風吹起，萬有均無色，萬有均沈寂……惟有自然報告伊的覺醒將近了。稀薄的天氣有爽快的香氣并侵潤着朝露。

忽地裏洞開的窗邊來了輕輕的羽翼聲，一只大的鳥兒飛進我的房中。

我吃了一驚注視着他……這並不是只大鳥，這是一個生羽翼的小女兒穿着一件狹的長袍下垂到伊的足上。

伊全身都是灰色的，青色貝殼樣的顏色；不過伊羽翼的內部却閃着放蕊的薔薇的柔紅色。

一個鈴蘭的花環纏在伊小小的圓頭上的四散的拳髮上，二支孔雀羽毛，如蛺蝶的觸角一般，在伊可愛的圓圓的額上可笑地搖動着。

伊兩次飛近天花板；伊小小的臉兒笑着；伊的大而清麗的黑眼睛也笑着。

那樣快活的飛舞伊的眼睛閃着金鑽石般的光彩了。

伊手中握着一支長的野地裏的花——俄人叫這個是「俄皇之笏」
這支花真像根笏呢。

伊迅速地在我頭上飛迴，伊的花兒觸着我的頭了。

我向伊衝過去：但是伊已飛出窗兒去了。

園裏紫地丁叢中的斑鳩唱出最初的晨曲來歡迎伊……伊隱去的那
方，乳白的天空閃着柔紅色。

我知道你的，空想之女神呀！你途中順便來訪問我的：你飛向
青年的詩人去了罷。

詩歌呀！青春呀！處女的美呀！你在早春初曙的時候纔一瞬間
的向我輝耀呀！

一枚浮彫刻

一個高而骨削的老婦人鐵一般的面孔，眼光遲鈍而呆木，大腿正動着，手杖般的堅硬的手臂推開伊面前的另一個婦人。

這第二個婦人軀幹偉大而有力的，具有海克爾般的筋肉，小小的頭顱裝在牡牛頭頸般的頸子上，盲着兩只眼睛——伊也推開伊面前的一個瘦小的女兒。

祇有這個女兒有眼睛來看一切；伊反抗着，望着四周，伸起了一雙好看的溫柔的手；伊的臉充滿了生命，顯出焦慮勇敢的神色；伊不願屈服，伊不願向伊們趕伊走的方向走……但是伊仍舊不得不屈服，不得不走去。

布施

大都市的近邊，沿着一條廣闊的大道，走着一個生病的老人。

他蹣跚着走；他衰頹的腿兒，停了一會，搬了一會，躓了一會，苦痛地衰弱地搬動，有如這條腿兒已不屬於他了；襤褸的衣衫褻了他的身體，他禿着的頭下垂至胸口……他是完全衰頹透了的人。

他在路邊的一塊石子上坐_了下來。曲着身體，兩臂靠在膝_上，把兩手遮隱了他的臉，點點的淚珠從多節的手指間滴在灰色的乾燥的塵埃上。

他想起過去的了……

想起了他以前也是強健的富裕的。又想起了他如何糟蹋了他

的身體，如何爲他朋友，敵人浪費了他的財產……現在他連一片麵包皮都沒有了，一切的人都棄絕了他，他的朋友棄絕他比他的敵人還早……定要他討飯嗎？他心裏充滿的是苦痛和羞恥。

淚珠兒仍點點滴下，滴在灰色的塵埃上。

忽地裏他聽見有人喚他的名字；他仰起了他衰弱的頭，瞧見一個陌生的人站在他的面前。

一個平靜正真的臉兒但並不嚴厲；眼兒仍清麗而非光芒四射令人畏懼，每一凝視，直透心內，但並非冷淡無情。

「你用完了你所有的財產。」平靜的口音說……「但你不後悔你所做的好事嗎？」

「這個我並不後悔。」老人嘆氣回答他，「但是我現在要死

「如果你在我面前沒有乞丐來伸手求乞，」那不認識的繼續着說，「將無人證明你的仁慈了罷；你也不能做你的好事了罷。」

老人默然不答，却沉思起來了。

「可憐的人，你現在也不要傲慢了。」那不認識的再開始說：「你去，伸出手去；你也去給別個善人們一個機會以證明他們的善心。」

老人吃了一驚，仰起了他的眼睛；但是這不認識的竟已經不見了。遠地裏見一個人沿路走來。

老人走近他，伸出手去。那人却板着面孔轉身走了，一些都沒有給他。

後來又有一人走過了，他給這老人一個小布施。

於是老人把他交給他的銅子買了麵包。

求乞得來的食物他看來好甘美呀。他心裏毫無恥辱，反而來了平和和快活，有如神祝福他的一般了。

菠菜湯

一個鄉下寡婦，有個獨養兒子，是二十歲的一個青年，村莊裏最好的工人，但是死了。

村莊的地主太太聽見了那婦人的不幸，在下葬的一天走去望伊。伊見伊在家裏。

伊立在小屋子的中間，棹子的面前，毫不慌忙，右手動作很是舒徐有則（左手無精打采地垂在半邊）從一個黑的瓶裏勺起稀薄的菠菜湯來一匙一匙地呷着。

那婦人的臉兒深沈而陰鬱；伊一雙眼睛紅而深凹……但是伊很

剛直地站着像在教堂裏一般。

「天呀！」那位太太想，「這時還能喝湯……這種人的感情好粗野呀！」

那時那位太太想了幾年前當伊的九個月大的小女兒死去時，伊因悲哀的緣故不到聖彼得堡近處的一個可愛的別墅去，一夏天都在城市裏過活呢！那時那婦人仍繼續喝伊的菠菜湯。

那位太太到底說話了。「泰的阿那！」伊說……「真的！我驚駭呀！你兒子的死你毫不算什麼這是該應的嗎？如何你竟毫不失去你的好胃口呢？如何你還能喝那湯！」

「我的凡西阿是死了」，那婦人很沉靜地說，苦痛的眼淚復在伊消瘦的面頰上滾下來了。「自然我的死期也到了，我一切都失去了。但是湯是不能拋去的；你知道裏面有鹽哪。」

那位太太祇能聳聳伊的兩肩走了。在貴夫人看來鹽是並不貴的。

（註）鹽稅在俄國極重。

誰富些？

當我聽見讚美羅司區兒特，他在巨大的收入裏頭取出了巨萬的金錢去給小兒們的教育，病人的救濟，老人的扶助，我讚美且感動了。

但是我讚美這個且為這個感動的時候，我不禁想起了一個貧窮的農家了。他們收領一個孤獨的親戚在他們的低陋的小屋子裏。

「如果我們領了小加梯」農夫的妻說，我們的錢便完了，燒鹹湯的鹽都不能買了。」

「呀……我們沒有鹽也行的。」伊的丈夫這樣回答。

羅司區兒特遠不及這個農人呢！

（註）羅司區兒特係猶太富翁

訪員

兩個朋友正在憑几啜茗。

街中忽然起了嘈雜的喧聲，他們倆聽見哀吟聲，狂罵聲，充滿惡意的笑聲。

「他們正在打一個什麼人。」兩個朋友中的一個向窗外望着說。

那一個問道：「是個罪人嗎？是個殺人犯嗎？不論他是什麼樣人，我們不允這樣沒有定過罪名的刑罰。我們干涉去。」

「但是他們打的一個並不是殺人犯。」

「不是殺人犯？那麼是個賊？橫豎沒有什麼分別，我們去幫助他逃出這一羣的人罷。」

「這也是不是個賊」。

「也不是賊？那麼是捲逃的管賬先生，火車站長，陸軍的訂約人，俄羅斯的藝術保護家，律師，能幹的主筆，社會改造家嗎？……無論如何，我們去救他！」

「不是……他們打的是個訪員。」

「是個訪員？呀！我對你說：我們先乾了我們這一杯茶罷。」

（註）這是描寫三十年前的俄國的一段筆記

神之宴會

一天上帝想在他蒼穹之宮裏開一個盛大的宴會。

一切淑德的天使都受他招待。祇有淑德的天使……沒有紳士

……祇有女士。

大天使，小天使聚了無數的天使。低級的天使比位高的尤快活歡喜。伊們脾氣都很好，一塊兒很親暱地談天，像要做成最親近的親戚和朋友一般。

上帝看兩個美麗的天使，伊們倆像完全沒有認識一般。

上帝便把一個天使的手兒給那個天使握着。

「恩惠呀！」他指着第一個說。

「感謝呀！」他指着第二個說。

兩個天使都快活的難以形容了；自世界創造以來雖過了好悠久的歲月，但這次却是伊們初次相會。

自然

我夢中走進了一座地下的圓頂的大寺院裏，那兒充滿了一種均勻的地下的光。

寺院的正中坐着一位威嚴的婦人，穿着長垂的綠衣，伊的手兒托着腮，伊似乎在那裏深思。

我立刻知道這位婦人就是自然，忽然恭敬的念頭從心之底顫動了。

我走近那靜坐的婦人身邊恭恭敬敬鞠了一躬。「呀！我們萬物之母呀！」我叫道，「你想的什麼呢？你想人間未來的運命嗎？還是想人間如何能達到最高的完全和幸福嗎？」

那婦人緩緩的轉動伊的黑溜溜的令人生畏的眼珠對着我，伊的

嘴唇動了，我聽見金鐵般的聲音。

「我想如何能給蚤虱的腿子再大的力量，使他能再容易的逃避敵人。攻擊和防禦的均衡是破了……定須重造過。」

「什麼，」我吃驚地回答，「這是你所想的嗎？不是想我們人間，你的寵兒嗎？」

那婦人稍皺了皺眉頭。「一切生物都是我的孩兒」，伊說，「我愛護他們是沒有高下的，我破壞一切也是沒有高下的。」

「但是善良……理性……正義……」我又躊躇地說。

「那是都是人間的話。」我聽見伊金鐵般的說。我不知道善和惡……理性在我並不是定則——又還有什麼正義呢？——我給你們生命，我要把這生命取去給別的，虫或人類……我不關心……請你留心着自己勿要來妨害我。」

我想再辯答幾句……但是大地隆隆作聲而震動起來了，於是我驚醒了。

修道僧

我知道有個隱士，是個聖徒，是個修道僧。他活在世上祇為祈禱的淨樂；他沉溺在祈禱裏，他好久地站在冰冷冷的教堂地板上，那樣長久地站着，他的腿兒自膝頭以下麻木了像一條木塊；但是他並不覺得，他仍站着祈禱。

我懂得他的心了，或許羨慕他；但是我願他也懂得我的心，勿來譴責我；我，他一般的歡樂雖是達不到的。

他已達到滅絕他的可憎的「自我」了，但是我也能如此；不過我不祈禱，並非為自私自利之故。

我的「自我」對於我或許比他的「自我」對於他愈加沒趣愈加可憎。

他有方法忘去他自己；但是我也是能夠的，雖然沒有他一般的繼續工夫。他不是詐僞的……我也不是。

『哥薩克之世』

俄國萊孟獨夫著

可愛的小孩，靜悄悄地安睡！柔和的月光瀉入你底房間，流入你底搖籃。母親給你講故事了，噯，正是，正是，正是這樣子悄悄地閉着眼兒睡。

噯，細細地聽。那山谷間騷然流着的水音，戴來克河畔，低脊的斯爾其史人，他們磨着劍，想謀殺孩子底父母們。但是在沙場上白了頭髮的父親，還會保護你這小孩，噯，正是，正是，正是這樣子悄悄地閉着眼兒睡。

小孩待到長大了，趁你底意，騎着匹駿馬，馳驅在修羅的巷底。到那時候，母親會將綢緞縫成馬兒底肚帶贈給你。噯，那末如今睜得大大的可愛的眼，悄悄地閉着了睡。

這樣子到後來，你成就爲一個莊嚴的哥薩克兵隊，到那時候，你要說：『那末母親呀，再會！』伴着這悲哀的分別言語，我將送你出戰場。 噯，我一個人寂寞的在房中流淚 噯，那末，如今，正是，正是，正是這樣子好好地睡。

母親在等待，掐指計算着孩子凱旋的歸來。 到那時候，母親帶了天帝底畫像，伏在你底膝上，真心地來祈禱。 噯，那末，如今，正是，正是，正是這樣子好好兒地睡。

金魚

海洋中有個島，島上有座小房子，房子裏住着一對老夫妻。

他們倆是貧窮的，很貧窮的。丈夫祇有一個網。他天天出去捉魚，他和他的妻便吃他網在網中的魚。

有一天，他捉魚捉了許久的時候，才捉着一條小小的金魚。

這條魚會說人的話的，他說道：『好先生，你放生我在那碧海裏罷。我是這樣的小，請你放我的生罷，凡你要我做什麼我都做的。』

漁夫可憐這條小魚，竟一無所得的回轉家去。

他的妻子問道：『噯，丈夫，你捉住許多魚了罷？』

『沒有，』他說，『我捉了一天的魚，我祇捉到了一尾小小的』

金魚。』

『那條金魚呢？』他的妻發問了。

漁翁答道：『在海裏，那條魚苦苦地求我可憐它，我於是就放在水裏。』

那個女人非常發怒了。

『獸子！』她說，『運氣到了你的手裏，你竟獸頭獸腦，獸到不會享那運氣。』

她嚕哩嚕嘛罵了許多，老人家聽得討厭了，跑到海邊，高叫道：金魚！金魚！來到我處，你的尾巴浸在水裏，將你的頭來向着我！』

那條金魚立刻就到，問道：『老人家，你要什麼？』

『我要麵包去給我的妻子，她現在正在發怒。』

「老人家，你回家去罷，你將得到很多的麵包，」那條魚說。
老人家走到家中，問道：「噯，我的妻子，你是不是有了很多的麵包了嗎？」

「是的，」女人說，「但是我非常的不幸，我把我的洗衣桶打碎了，我簡直不知道到哪裏去洗我的衣服了。你再去找那條金魚，對它說我要一個新的洗衣桶。」

老人家走到海邊，叫道：

金魚！金魚！來到我處，你的尾巴浸在海裏，將你的頭來向着我！」

金魚趕到了說道：「老人家，你要什麼？」

「要一個新的洗衣桶給我的妻子，她因為沒有桶子來洗她的衣服，很是不滿意。」

『回到你府上去，』金魚說，『你將得着一個新的桶。』
老人家回到家中，問道：『噯，妻子，你不是得了一個新的桶了！』

『是的』，妻子說，『但是你去對金魚說我們的小房子要冊下來了，我應該有座新房子。』

老人家再到海邊，叫道：

『金魚！金魚！來到我處！』

『你要什麼？』那條魚問。

『要一座新房子給我的妻子，她的脾氣很不好的。』

『很好，你回家去，你將得到一座新房子！』

老人家回家去，走到的時候，瞧見一間新房子，他的妻子開出

門來說道，

「歡子，去對那金魚說，我要做個公爵夫人，住在一個美麗的堡裏面，我要有許多的僕人，他們都向我行極敬重的禮。」

老人家再到海邊，去要求金魚。

「很好，」金魚說，「你回到家中；你將得到所要的一切。」

走到門前，老人家看見一個極其壯麗的堡，她的妻子穿着金銀的衣服，坐在寶椅上，勸那一羣僕人發命令。當她看見了老人家來了，她便說：「這老叫化是什麼人？」她叫人家把他推出門外。

但不久她又想做皇后的了，她於是飭人去叫那老頭兒來再去和金魚說：「我的妻子不願再做公爵夫人了；她要做皇后。」

老人家聽她的命令，金魚也答應老人的要求。最後這個壞的婦人要想做水中的女皇，管理一切的魚類了。

老人家再到海邊，喚那金魚來，說道：

『金魚，我的妻子沒有一天滿足的。她說要做水中的女皇，管理一切的魚類。』

『呀，這太過分了，』那條大金魚說，『她永不能做水中的女皇的，她太壞了，我敢決定說在她的手下，一切魚類都要大倒其霉了。』

那條魚說了這幾句話就不見了，當那老頭兒回到家中時，他看見房子又是以前的舊房子了，那桶子是碎的，那老女人身上穿的是襤褸，他又非拿了魚網出去捕魚不可了。但是儘把網投在海裏他總再網不到那金魚了。

（這是俄國的一段神奇故事，在波羅的海岸一帶極其流行。）

天使

丹麥安徒生著

「無論何時一個良善的小孩死了，上帝底一個天使便從天上降下，將那天殤的孩子抱在臂懷裏，展開了他底白色的巨翼，到那小孩子平生愛好的一切地方去飛翔。天使採集滿握的花兒，帶到萬能的主底面前去。這種花在天上盛開起來比在地上還要鮮妍的多。萬能的主將花兒緊抱在他底心上，他和那使他最歡喜的一枝花親起嘴來，這枝花便會發出聲音來，能和別的同唱祝福底歌詞。」

上面這段說話是上帝底一個天使所說的，當他懷抱着一個天殤的小孩到天上去的時候，那個小孩聽着他底話彷彿在夢裏一般。他們倆飛過好多有名的地方——小孩子常去頑的地方——他們倆穿過美麗的花園，園中滿開着可愛的花兒。

天使問道：『這些花兒，我們拏了那一株到天上去移種呢？』
他們倆走到一叢挺秀妍麗的玫瑰花底旁邊，但是不知那一隻可惡的手把玫瑰花梗折斷了，半放的花朶憔悴了，枯萎在倒掛的枝條上。

『可憐的玫瑰呀！』小孩子說，『讓我們把這個帶到天上去罷。種在上帝底花園裏，或說能開花的。』

天使取了那株玫瑰花兒，他和小孩子親了個嘴，這小人兒睜開了他的眼睛底一半。天使又採集了幾種鮮花以及那些普通的杯形花（Buttercup）和心安花（heart's ease）等。

『花兒我們已足夠了，』小孩子說；但是那天使祇是點了點頭，他却不再向天上一直飛去。

天夜了，在那個大市鎮裏是十二分地靜寂了。他們倆仍留在

那市鎮上，天使在一條狹小的街上翱翔，在那街中堆着一大堆的稻草，柴灰，和人家遷移時屋中掃除出來的東西。破壞的盤片，斷碎的牆硝，爛布兒，舊帽兒以及那令人看了都討厭的垃圾。在這垃圾堆中，天使指着一個破花盆底碎片，指着那盆中倒出來的污泥，枯萎了的花兒根上泥土散落在地上，那株枯花也被拋棄在垃圾堆裏。

「我們把這個帶了去，」天使說，「我們飛上天去的時候，我來對你說爲什麼要把這個帶去的道理。」

他們倆飛去了，天使便講起那段故事來了。

下面這條狹小的街上，一個深深的地窖裏，住着一個可憐的病兒；他從小就不幸；就是在他身子最好的日子，他也祇能支着拐杖在房間裏上下了一二回，但是不能再走的多了。夏季裏有幾天，

太陽光綫落到那地窖裏的地板上，約有半小時的光景。那個可憐的病兒便去坐在這個陽光射到的地方，晒着太陽取暖，他將他纖細的手指呈在面前，注視着手指裏的鮮血。那時候他可以算做到過屋子外邊去了。然而他一點沒有知道春郊碧綠的樹林呢，直至一個鄰人底兒子給他一條柵枝，他才知道春滿瀛州了。他把這柵枝放在他底頭上，當陽光射進來的時候，當鳥兒快活地歌唱的時候，他便幻想着他是在柵樹林中了。一個春天底早晨，鄰人底兒子給他幾株野花兒，其中有一株還帶着根鬚。他便把這株花種在一個花盆裏，放在他床邊的窗檯上。這株花得了有福的手一番種植，生長了，抽枝了，每年開着花朵。這盆花便成了病兒底好花園了，成了病兒在世上的小寶貝了。他灌溉着這株花，他撫育着這株花，自早至暮，他留意着使這株花得到每條陽光底恩惠，當陽光找着了

路射到這個地窖裏來的時候。夢之間他仍縈懷着那花兒——那花兒是爲了他才開放的，是爲了他才發散芬芳的。花兒真賞心悅目，就是在他死的時候，上帝召喚他去的時候，他還懷念着那花兒。他和上帝同住了一年了。這一年間，放在窗檻上的花兒枯萎了，被忘却了，終於寓客遷居的一天被拋棄在街上的垃圾堆中了。這株可憐的花便憔悴枯萎到如此，我們把這顆花加到我們底一束花裏來，因爲這株花所給與的真實的歡樂遠勝皇后花園裏最美麗的花所給與的呀。

天使帶着同到天上去的小孩便問道：『但是你如何能知道這一切經過呢？』

『我知道的，』天使說，『因爲我就是那個可憐的病兒，就是支着拐杖走路的小孩，我很知道我自己底花的。』

那時這個小孩睜開他底眼睛，望着天使底快樂的光榮的臉龐兒，同時他們倆到了天上的家裏了，在那兒一切都是幸福和歡樂。上帝把那夭傷的孩子擁在心上，將羽翼給了孩子，那末他更能和天使手攜着手一塊兒翱翔了。萬能的主又把一切的花擁在心上：他和那株枯萎的野花親嘴。這株花便會發出聲音來了，便和天使們一同唱歌了。天使們遠遠近近一圈圈地環繞在寶座底四周，個個都是一樣快活的。他們一起唱讚美歌，不論大的小的，——那個良善快活的小孩，和那曾經枯萎了被拋棄在黑暗狹小的街上垃圾堆裏的可憐的花兒也一起在唱歌。

小小 的 溫 情

冬天，無論你怎樣的常常是好天氣，終究是個冷靜的季節。何況又是革命時代的冬天，不僅是冷，並且成爲冷嘲；不僅是靜，並且成爲靜默。但如今在這無限大的冷嘲與靜默下面的細民，誰不希求一些些小小的溫情呢？一個同情的微嘆也好，一個輕輕的接吻也好，一個安慰的眼光也好，這一切，除了滅絕了溫情的文士，軍閥，政客，凡是細民都在希求的，尤其是在這一九二八年的新年。

莫要說餽送賀年的片子是無聊的舉動。我們心底未死的溫情，會跟著這一小片一小片的賀年紙而復燃，我們從「恭賀新禧」四個字裏

能找得一些些的慰安。在這個年頭兒，「恭賀新禧」四個字，只是這四個字，真的不比平常，更覺得甜蜜了呵！賣火柴的女孩，在大雪下面的街角裏，擦着一根火柴來烘手，彷彿走進了天堂，凍死也快樂：我們在這冷嘲靜默的所謂革命時代的冬天，得到一小張賀年的片子，不是達到了天主一般嗎？我感謝餽贈賀年片與我的男女朋友們，你們送來片子上的金字常常像螢光一般地在我眼前閃耀，謝謝你們給我這樣小小的溫情，薄薄的光明。你們片子上的一朵小紅花呀，永久是新鮮，永久是美麗，再不憔悴，再不枯謝，已永生在我的心田裏了。定是個最聰慧的朋友吧！送來一葉的賀片，小小的但是十分美麗的，只有恭賀新年四個字，卻沒有餽贈者的姓名，我驚疑地細看片子上的花朵，雖則花朵默然無語，但畫着的花朵彷彿在笑了，呀！真地在笑了！我細察信套上的字跡，彷彿是陌生的，

但又像見過這種筆跡的，我的地址，我的姓名，一個字都不寫錯。這個餽贈者是我的新相識？是我的老朋友？是女性？是男友？不論這一切，無名氏的餽贈者，我從心底裏感謝你，你知道我生活在這沙漠般的國土裏，你知道我的孤獨，賜給我這樣一張的賀年片。假使你是女性，你是我的母親，母親會在兒子絕不留意處，給兒子一種安慰與欣喜；假使你是男性，定是我的最了解我的師友，原來親愛的師友，不僅指導學生幫助朋友，並且會以同情來燃點自己的心。無名氏的餽贈者請你在這兒收受我一片溫暖的感謝的心。

記得去年今日，有個十九歲的姑娘，送給我一葉賀片。上面寫着：「新年到了，恭賀你生著新的精神，為愛護一切窮人而革命，為同情與愛而與一切腐敗的官僚軍閥作殊死戰！」純潔像白梅花，智慧勝天使，勇敢超猛虎的姑娘，果然回到上遊去工作了，致力於革

命。到一月十五日還寫信來對我說，「我這地方已飛滿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我很快活！」不圖不到一九二八年的元旦，她已給鐵彈穿射了胸口，與世長逝了！爲愛太陽而死於太陽是光榮的。純潔像白梅花的姑娘呀，今天我在這兒遙遙地奉獻你一顆信心，請你收受了吧！

過去的慘痛雖不敢忘，共產黨的殺人放火，軍閥的跳梁，雖尤給人以最大的傷痕，但在今天，一九二八年的元旦，我們卻要有一點小小的溫情。將這小小的溫情積聚起來，擴大起來，或許暫時也能減去一點冷嘲，衝破一點靜默。

呀！可愛哉小小的溫情！

旅途上的陰鬱

今天春末夏初，雨量之少，依天文臺報告，爲三十年來所未有。但是六月十日我乘滬杭車赴X埠這一天，恰恰下雨。平日下午一時半從上海北站出發的快車，除了香汎。乘客本不甚擁擠，這一天因爲下雨，乘客更少。我距離開車前五分鐘走進車箱，假使在春季香汎時，恐怕已無立足地了，現在却空得很，只見我進去的一節車箱裏，不過五六人。

我選了沒有被雨飄着的窗邊的坐位。

從窗中外望，覺得陰鬱到令人氣悶；絨製的上衣彷彿很重的

了 潮濕而並不淋漓的樹木房屋，遠遠近近，似在旋圈子，一下子旋往車的後方了。閒散的耕牛，朦朧着眼睛，呆呆地躺在傍着一條小溝的田徑上，有如失戀了一般，疲乏的形態，甚而在它的角尖上都流露出來。

比了被槍傷更慘痛的心情，比了黑夜更渺茫的淒動，充滿了車內外的天地。

無聊地抽着紙烟，淡淡的烟如薄紗一般浮散在面前，木然地眼睛直望着，看的什麼？並不看什麼，只是望着罷了，在夢裏一般，四周是睡眠，車輪旋轉的單調的聲音是鼾聲。

同車箱的人，和我一樣的孤單，沒有伴侶的，所以談話聲一點也沒有，這真是在車中少有的情形。有時，大家互相望望。卻並不攀談什麼；有時，有人閉了眼睛，彷彿想靜養他的疲乏的腦筋，

可是不到五分鐘，那無力的眼又茫然睜開着的了；有時，有人讀他清晨讀過的新聞紙，很無聊的樣子。我雖則帶了一本拉皮旭的喜劇丕利與先生旅行記，可是讀不了三四行，紙上的字彷彿一個一個立起來舞跳了，成爲模糊的一片白色的舞衣光，討厭！便拋在一旁不看了。

到了一站，沒有人走下去，也沒有人進我們的車箱。

汽笛的鳴聲也乏力似的，慘然呼出淒音。

賣洋食的廚子，攜了食單，向客人們很恭敬地詢問午膳需要否，如我是用過午膳的了，不用說，向他搖搖頭；有的取了食單，看了一回，仍舊還了他，也搖搖頭。

窗外仍舊是漫漫的冷雨，仍舊是漫漫的陰鬱。

車內的我彷彿要窒息了，呼吸很急促：如何是好？將吹着風

，飄着雨的窗開了一扇吧！我坐在洞開的窗邊的籐椅上，冷的風吹亂了頭髮，冷的雨打着了面頰，我用力呼了一口氣，仍坐着任風吹，任雨打。旁的人最初很驚奇似的，望着我，然而我面上復興了青春的精神對他們彷彿一種有力的催眠術，他們也啓了窗子，給風吹，給雨打了。

如是經道半小時，又埠到了，我要下車了，臨行時，回頭向車箱中旁的客人一看，看見他們臉上忽的又現着青色，雖然眼光是強有力的，彷彿能穿過最巨大的山岳，看破鴻濛。

母親的家

到了母親生長的地方去，港水仍是綠悠悠，田畝仍是碧青的一大片一大片橫列在港前。

母親的家中，在十二三年前，還是最愛的處所：在那兒可以騎驢子，在那兒有最可愛的果子吃，在那兒有遊戲的伴侶。

不信如今母親的家竟會如此的淒涼！

表兄的書房變成佈滿米虫的倉庫。他還留的是一個憂傷的妻子和一個憂傷老母。

東面的房屋是空關着，做了蜘蛛的寄宿舍。

庭中最可愛的梅樹，雖沒有到結果時就夭折，但是滅亡了靈感的樹幹還是如從前一樣地保存着；月夜，輕風吹動弱草時，這梅樹啊！彷彿偶然又拾得了已失的靈魂，在舞動了，在哭了，在訴說憂怨了。

梅樹下有破碎的香水瓶。啊！香水！你蕩過多少人的魄，醉過多少人的魂！彷彿還聞着往昔灑在枕上的，留在帕上的，抹在臂上的你的芬芳。

堂前還有一個破落的燕巢，這是三四年前的？十年前的？呢喃的燕，你竟不想也回來一次觀看母親的家？

秋海棠還自生自滅的，如今你又簇生着綠葉在牆角裏了，祇有弱草伴着你，要寂寞的吧！你的粉紅的花，誰再來採摘？誰再來嘆賞？待到開花時，你還是做着你夢——握在纖纖的手中，磨着

如你一樣妍麗的笑着的面頰上的舊夢。

以前一切的歡樂，如今是如夢一般的消散了，消散在風中，消散在泥土中，消散在田原和流水裏了。

剩下的是哀愁與荒廢！

剩下的是淒涼與遺忘！

雖則只有淒涼哀愁了，但是我的青春，總還有一半在淒涼之前沒有虛渡，但是終究僅僅是一半的青春呵！

然而，母親的家呵！無論你怎樣的淒涼，怎樣的荒廢，在兒子的心上總是一座聖堂呵！

是的，崇高的聖堂！

少奶奶

這寂寞的冷的冬夜呵，沒有月光，也沒有燈光，玻璃窗的內外充滿的盡是冷的黑暗！冷的黑暗！日間在屋頂上怨恨着濃霧的白鴿，罵罵着寒風的小雀，到這時候，都無聲無息了，玻璃窗的內外充滿的是冷的靜寂！倒在籐椅中的我似已過去了青春的詩情，已熄滅了胸間的火燄，已達到了死的王國，冰冷的四肢，冰冷的……天啊！我怕啊！我怕那死，死在冰冷的，我要回想着吹着薰風的夏之夜，瀉滿着月光的，充塞着詩趣的，呵呵！我真地敢於回想，怎麼樣？我回想：

有一個夏天晚上，我走到一條石橋的傍邊，看見一羣女郎是我的朋友們，過來了，邀我到那個小山的背後，城池的前面，一條剛在建築的汽車道上去散步。

我雖然身子不是高大的，但是走在她們的中間，却已儘夠雄偉了。走的時候，我的頭左右旋轉著，應答着她們活潑的帶着笑的言語；在道傍乘涼的，赤裸着上身的男子和小孩；都用了驚奇的眼光，注視這一羣女郎中的我。我們雖然看見他們的驚奇的眼，但是我們自己何必有奇異的心呢？

走到那曠野中的汽車道上，我們就揀了道傍的草地坐下。一鈎新生的銀月微笑着送下它的銀光來瀉在我們的黑油油的髮上，潔白如雪的衣衫上；暖暖的微風吹着她們的身子，將她們的粉香擴散到遠處。在這半透明的玻璃似的宇宙中間，我們未曾停止過我們

的傻笑。

潔子忽然笑着說，藍慧要做吊死鬼了。藍慧將她推倒在地，說她不應無緣無故地咒人。潔子說：「你明明自己要吊死鬼，我又不冤屈你的。」

——怎麼我自己要做吊死鬼？請你說來！

——不說了，潔子站了起來，立在我的旁邊，彷彿要我保護她，仍舊嘻笑着。

——一定要你說，藍慧逼着她，不說不行。

——說是可以的，但是話要讓我說完：好，那末我說：面孔搽着雪白的粉，一寸的厚，身上穿着紅棉袄，綠背心，外面罩一道土袍，束了一條裙子；頭上蒙塊布，布外套着個紙花冠；頸項裏套着繩索，這不是吊死鬼是什麼？這不是吊死鬼是什麼？……

聽到這裏，其餘的女郎們都拍手大笑起來，我却不懂。藍慧自己也笑了起來，但是要來打潔子。潔子跪在地上說：「好姊妹饒了我罷，以後不敢！」

藍慧並不真地想打她，便說道「饒就饒了你，可是你也免不了要做吊死鬼的。」

我真不懂，怎麼做吊死鬼，問了她們，才知道潔子所說吊死鬼的形狀是這里女人出嫁時的裝扮。藍慧在這一星期裏已和某人家的兒子訂婚了，所以潔子要說她做吊死鬼。其實藍慧很有打破習俗的力量的，那裏會照習俗去做呢。原來她，和潔子在這一羣女郎中間是女學生。

藍慧手中的一把扇子給潔子搶去了了。潔子要她講了個有趣的故事才還她。

——有趣的故事多哪！不過要我講也要讓我講完的，她說時出狡猾的笑來。

我看着她倆說：「人家當然讓你講完的，你也不岔斷絮子的說話。」

藍慧站了起來，站在我們的中央，沒有說話，微微的笑已跳到她的嘴唇上。已跳到她的面頰上，眼中央。她向我們一看，彷彿那位宣揚東方精神文明的泰谷兒在上海演講的樣子。泰谷兒說話的聲音，有人說它是甜的，音樂的，我想這位印度老頭兒，落去了幾個牙齒，滿口臭饞吐，講出來的說話，祇有那種會在沒有聲音中聽出聲音來，含在馬糞裏找出香水來的詩翁才覺得是甜的，最音樂的；如今我們中間這一位女郎，穿着白衣衫，留着一頭濃黑光潤的短頭髮的女郎講的話，彷彿從大理石岩中流出的泉水一般的說話，

才真是甜的音樂哪！

某處學堂裏有個少奶奶，藍慧音樂地說，這個少奶奶真漂亮，一言一動，個個人都歡喜，：

她說到這里，回頭向潔子有意地一看，接着說道：『她會吹洞簫，吹出來的聲音比平常的處女還要美麗百倍。有一天她吹一闋「霜天鶴淚」，是她自己譜的調子，最初吹出來的聲音是很平靜的，接着稍稍急促了，有如一頭白鶴振翅高飛。白鶴愈飛愈高，簫聲又漸漸地緩和了。忽然彷彿從半空中漏下一種幽怨的鳴聲，益益嘹亮而哀切了，哀切到極點，聲音又幽淡了。這時聽的人都張開了嘴，不發一言，呆視着這位少奶奶。夾在人們中間的黃狗和白貓也坐在那里呆視着這位少奶奶，那知少奶奶久久已吹完這一闋調兒了呢。少奶奶被他們呆看的夠了，立起身來走了，不道聽

衆還呆坐在那里，有如老和尚入定了。

——却說這位少奶奶並沒有出嫁；你們不要奇怪，以爲她是一個未出嫁的母親，所以叫她少奶奶。她并且還沒有訂婚，她還在學堂裏讀書……爲什麼叫她少奶奶？現在且慢說。……

大家正在呆聽着藍慧的說話的時候，我回向潔子一看，她仍平靜得很，臉上照舊暈着桃紅色，我想藍慧講的和潔子全沒有關係。

——你們聽，聽我講下去，藍慧繼續說，學堂裏有個新教員，是「初出茅廬」的少年，常常和舊式女孩子一樣，聽見人家講一句話就要面紅，上課時眼睛不是望着書本子，就是望着窗外，從來不向學生們看過一眼，況且他又是近視。有一天這位新教員和同事出去散步，走到一條小河邊，看漁夫網魚時忽見岸邊有位女郎在那裏吹簫。新教員的同事們輕輕地向他說：「看少奶奶，看少奶奶，

漂亮的少奶奶。』他却看不見，他便走過去，裝作看那邊的漁夫，回頭向少奶奶一看。那位少奶奶也對他靜靜地一看。一天，這個新教員上課時，一位遲到的學生開進課堂門來了，他一看，立刻面孔如嬰粟花那樣的紅，一直紅到耳旁邊，頭頸裏，說話也講不出了。原來這位到遲的學生就是昨天他在河岸上亂看的少奶奶呵！少奶奶！少奶奶！頂頂大名的少奶奶！爲什麼叫她少奶奶，既然並沒有訂婚出嫁，說了出來，一點也不奇，因爲她在「少奶奶的扇子」一齣戲裏，扮過少奶奶的，所以人人叫她少奶奶。你們知道那位少奶奶是誰？看！就是這位潔子小姐！……

藍慧講完了話，潔子一聲也不響，其餘的女郎們却要求潔子回家去吹簫……

好！大家去聽吹簫！……

啊呀！冷呀！更冷了呀！我還是在冷的冬夜裏呵！……青春的
詩情終究過去了！胸間的火燄終究消滅了！冷啊冷！……

赤裸裸

這是夏季最熱的一天下午，全個地面，都如燒熱的鐵，就是在室內，我們的腳踏在地板上，也彷彿在鍋上薰蒸。汽水和冰其林儘你吃，自頭上直至足底，汗水總是直淌。樹木的花葉，都懶洋洋地無氣無力地掛在枝上。狗貓臥在樹陰裏喘息。只有兩三白蝴蝶靜悄悄地在荷花缸四周飛舞。一切靜默了，一切彷彿被太陽晒得啞了。

天空中是碧青的，沒有雲，盡我們的目力，望向西，那個山巔上，彷彿只有一小捲白雲。地面屋頂都充滿閃爍的光，如利箭一

般的，耀人眼的，刺人皮膚的光。

一間陰涼的房裏坐着三個男子，都是青年。一個戴眼鏡的和一個穿夏布短衫的對面坐着。不聲不響只在揮扇，另一個身體胖胖的，輪在籐場上，身上汗衫已全體被汗滲濕了，貼在皮膚上，一粒一粒珍珠般的汗還從汗衫下面紅皮膚裏跳出來，他用着手帕拭去面上的汗水時，全身的肉紅紅的在顫抖，嵌在肥厚的臉盤上的一對細眼睛，朦朧地無目的地轉動着。這三人平時靈巧圓活的舌，也和樹木的花葉一樣，給偉大的太陽的熱力征服了，謹守着沈默已半小時了。終於那個胖胖的高大的男子，想反抗那熱力了；他伸一伸腿說道：——這樣熱，怎麼辦？……

沈默的空氣仍沒有被衝破，仍重重地壓住了一切，因為他說的話有氣無力的，全不像平常他交際時候說話的漂亮，況且他雖說

譜，旁的兩個只是揮着扇，並不去睬他。戴眼鏡的一個伸手向檯上的香烟罐裏取了一枝香烟，腳在嘴裏好一會，然後再取火柴來，劃了個火，點着紙捲。他吸了一口，撇起了嘴唇，將烟向上噴去。他的眼睛跟着那四散的烟彷彿一直望到牆壁的後面。胖的一個立起身來，喝一杯冷茶，拭去了額上的汗，再喝一杯。穿夏布短衫的也起來喝茶了。他們倆，你一杯，我一杯，滿滿的一壺冷茶，都被他們倆喝盡了。這時，吸烟的雖則仍在靜默地吸烟，房中重重的沉靜的空氣却已被攪碎了。胖子看了一看他的一身游泳衣，向那穿夏布衫的說道：

——我們還是去遊水吧，說着用他的細小的眼睛轉向吸烟的看

真的，還是游水吧，穿夏布衫的轉向吸烟的說道，老張，

你也去吧？

老張點點頭。胖子於是取下那游泳衣說道：

——老倪你去穿起大掛來……一塊兒走……

半小時後，在城河的岸邊上，三個人赤裸裸地一絲也不掛，站立在那兒。老倪第一個先到水裏去，一蹈入水中，他叫道：

——嘎唷，熱的彷彿開水……說着。他連忙向前游泳過去。一直泳到河中心，浸在水中，說道：

——這兒涼快得多，水也清潔……

第二個下水就是老張了，他一躍，躍入水裏，水花濺起，模糊了他的眼鏡，他用手去一拭，不道手已沒濕了的，眼鏡給濕手一拭，更模糊了，他連聲說：「糟了！糟了！」他一邊雖這樣說，一邊却兩手拍水，划到柳陰去了。

那個胖子還沒有下水，游泳衣剛才穿好，一步一步跨到水中，很細心，恐怕一失足成千古恨，因為他還不會泅水；其實身上穿了游泳衣，還怕的什麼。他站立在水中許多時候，不敢俯臥在水面。後來老倪游過來，把他一拖，拖到外面去，再把他向水底一推。可憐的肥人要想叫喊却叫不出來，已了一口水，但是不幸他的游泳衣不給他沉到水底，二分鐘後又把他浮在水面了。肥人雖吃了一口無味的水的痛苦，可無助長了他的勇氣。他倒不怕水了，仰臥在水面，好！兩手兩腳朝天亂動了一會，居然也給他浮了二三尺水面。

最有興趣的，自然是老倪，他游泳的本領很好，側泳，背泳，俯泳，什麼都會。有時，他在水底拖住了肥人的足，害得肥人大大的叫喊；有時，他浮在水面，唱他的戀歌。四肢的運動，疲乏

了他們，老張第一個先上岸，跟着老倪也上岸了。那位偉大的肥人却浮在河中央，好吃力，給他盡力的拍水，居然泳到岸邊。

他們三人抹乾了身子，將衣服舖在草地上，赤裸裸地坐着休息，吸紙捲，很自然地談他們的笑話。

過了一會兒，有一羣農夫來了，也是都赤裸裸的，祇帶着一條毛巾。他們也跳入河中去洗澡，很快活地洗澡。

忽然，一個農夫趕緊到岸上來，已滿股的鮮血，已滿腿的鮮血了。他的肩上還有三四條黑紋。他用手盡力去抹那黑紋，黑紋抹去了，鮮血却湧出來了。原來那許多黑紋是水中的螞蝗！吸血虫的螞蝗！

來了一羣女人，原是拿衣服來給農夫們穿的。她們面對着赤裸裸的我們赤裸裸的他們。絕對沒有一點不自然。其中有一個却

替那被螞蝗咬的農夫抹血，她並不是哀憐他，只是看他出血，替他抹拭乾淨罷了。自然，這種女子的智慧與思想，比了什麼聖瑪利瑪聖女學生的智慧與思想，率真得多了，健全得多了，老張一邊這樣想，一邊却反而羞得穿起衣服來了。他們衣服都穿好了，眼睛望着女人們，異口同聲地說：

——回到市裏去吧！

他們從一片青葱的城河邊，回到房屋櫛比的市中去了。

薔薇花

鳳仙早已凋落，鷄冠也已枯老，月月開花的薔薇却不因節季的推移，菊花的當道，甘自退讓，在涼涼的秋風裏，從挺秀的枝頭又長出幾朵鮮妍欲滴的花來了。

粉紅色的薔薇，在滿天雲錦的下面。臨風招展的樣子，真婀娜得可愛。在花壇邊忽忽地經過的張錦芳，見着這種美麗嬌嫩的花朵，也不禁放緩了他的脚步，令他屢屢回頭欣賞，令他歡然想像這時他要去相會面的女郎顧華仙了。

張錦芳是二十六七歲的一個青年，獨居在上海已有五六年，性

情雖愛熱鬧，但在熱鬧場中，他卻常常突然顯出一種寂寞，像忽然起了深憂一般。知道他境遇的人，不去睬他，過了一會兒，他也就歡樂如平時了。原來這是個最堪憐的人，第一件，他被追着一個素不相識的女人結了親。第二件，他單騎踏入社會以來，時時受人欺侮，常常被人排擠，使用了二十分的力量，人還說他不努力。受着閒氣，他總是放在肚內，也不願在人面前伸訴。第三件，他既沒有弟兄姊妹，又沒有了父母，甚至丈人丈母也沒有，子然一身，真是孤獨者的獨孤者。但是知道他境遇的人恐怕連一兩個人也沒有，他也不願有人知道。但是這一年春天的時候，在一個朋友家裏。却不期遇見了兩位女郎，是兩個年輕的處女，李玲和顧華仙。

那二個處女中，比較更美麗的，更莊重的女子就是顧華仙，不

知怎的，她們一遇着他，就對他起了好感。幾次談話之後，她們倆竟競爭戀慕他起來了。

有一次在酒店裏，有幾個賣唱的小姑娘，對着坐在錦芳對面的李玲說：「少奶奶，請你點一齣唱唱吧。」李玲只是向着錦芳笑，搖着頭。等到賣唱的小姑娘走了，她笑着說：「阿要好笑，叫我做少奶奶！」

華仙只是笑着，不說什麼話。

錦芳却說道「不要緊的，小姐，你總有一天要做少奶奶的，或者最近的將來，就要做少奶了，也未可知」。說着哈哈地笑了一回。

走在路上，錦芳却與華仙並肩走着。路上的乞丐向着他們討錢；叫着老板，老板娘娘。錦芳向華仙說：「你聽，叫你老板娘

娘呢，你給他一個還子吧。」

華仙是素來不大會說話，沒話時常常非常羞澀似的，粉嫩的頰上飛起一點紅色。這時聽着錦芳的話又是臉頰紅紅的，不聲不響，却從袋中摸出一個銅元來給乞丐了。

錦芳明知李玲和華仙競爭著戀慕着他。他的心上卻只愛慕着華仙。因為他看見李玲雖則也天真爛漫，但似乎太流於剛健，并且面孔上的粉似乎也拍得太多了，本來很美的眼睛，因為眼圈邊粉太濃了，倒形成一個黃色圈了。李玲又愛說話，但說話似乎也太多了，至少在錦芳看起來是如此。錦芳把她們倆來比較一下，覺得華仙實在遠勝李玲。

錦芳雖則戀慕着華仙，但同時又不得不敷衍李玲。華仙雖則也明知李玲是她對於錦芳的競爭者，但也不能拋撇李玲，因為她和

李玲素來是知己朋友，如何能爲了錦芳，一旦就拋了李玲而不顧，所以錦芳邀着華仙到咖啡館裏去，同時，也拉着李玲去。華仙要求錦芳同到電影院去時，也要拉着李玲作伴。三個人總是在一起。

但是有一天，李玲因爲身體有點不適意，錦芳竟邀着華仙，同到公園裏去散步。

錦芳覺得以前常常有李玲在旁邊，要向華仙說的話不能說，真有點無趣，今天只有華仙一人，可以儘量地談一談了。然而竟不然，他們倆並肩着在池邊走的時候，錦芳很想說幾句熱情的話，話已滾到舌尖上，不知怎麼一下，或許因爲黃鶯的一囀，竟又咽入喉裏了。他們倆並肩坐在樹蔭下的椅上時，錦芳的手已按在華仙的手上，華仙也不縮避，錦芳正要說話了，卻見對面走來幾個舊朋友

，說話便又沒有吐出來，華仙也明知錦芳要向她傾吐一切，明知傾吐出來的是可以使他的心顫動的，是可以使他的手掌發熱的，但也不敢要求。

他們倆儘是笑着，幸福地笑着。後來，錦芳鼓着勇氣輕輕地說道：『華仙，今天只有我們倆，我本想對你說許多話，但是終於到現在沒有說出來。我想，話雖沒有說出來，大抵你已懂了，你原來是一位聰明的小姐呀！華小姐，你以爲對不對呢？』

華仙還是不說話，但笑總是笑着。同時，却故意把那纖纖的白手從錦芳的手掌中抽出來了。

錦芳却不怕，更加勇敢一點說道：『華，肯給我吻一吻你的手嗎？』

華仙不說話，手却呈起來了。錦芳的嘴唇已和華仙的手掌接

觸了。只是一刹那的接觸，但是錦芳的心已搖搖地覺得像清風明月之下在西湖上蕩船一般的幸福。過了一會兒，錦芳送華仙回寓裏去。李玲見着他們回來了，便百般查問。銳利的眼光時而射到華仙的身上，時而射到錦芳身上，像要搜探出他們倆在公闈裏所做的秘密來。華仙的特別的莊重，更引起李玲的疑慮，她幾次面詰着錦芳，要錦芳說出一切的經過來。錦芳竟毫無虛假，把一切完全說出了，只是吻手這一點沒有說。李玲却還是懷疑着他們。

錦芳偶然拏着華仙的拍粉小鏡照一照。李玲便搶白道：『用鏡子照照，便能照成十八歲的美少年了！』錦芳明知道這是李玲的妬意，但是這妬意是可愛的，便向李玲一鞠躬，笑著說道：『小姐，照一照鏡子，竟變成十八歲的美少年了，小姐不覺得歡喜嗎？』

李玲也沒有話說了，只得嗤的一笑。

自從被錦芳吻著過後，華仙是得到勝利了。勇敢了，她便寫着信給錦芳。

在錦芳方面，得這華仙的信，雖則只是極普通的寥寥無幾的數字，自然也覺得非常的幸福。只是見着那美麗的字跡。聰明的詞句，也儘夠使他在枯燥的生活中，似得到了一個活潑可愛的生命的泉源。

錦芳會幾次思量，像他這樣的人，怎麼還能得到甜的生活，詩的生活，怎能還能得到處女的眷顧。但是現在竟有甜的生活，詩的生活送給他了，竟有處女來眷顧他了。他自己也料想不到。他也幾次躊躇心想着他還配去愛人嗎？假使投入了愛慾不是在自己的前途，投上了一個暗影嗎？對於純潔。美麗的處女，起了凡心

，不是一種罪惡嗎？因為思量着、躊躇着，甚至夜間失眠的時候也有，暑天三個月間，他沒有和華仙會面，到了秋涼，他的對於華仙的戀情，竟忽的又增高了。一天他接到華仙的來信，要說他去伴她買衣料。他歡喜得了不得，便匆匆地趕往華仙的家中。

這一天，華仙略施一點脂粉，穿着一件富於曲線的旗袍。錦芳覺得她比三月之前更美麗了，更婀娜了。並肩在路上走時，他想他真足以驕傲，挾着這樣一個美麗的處女！他屢次回頭望着華仙觀看，覺得她真像那花壇裏的薔薇花，突然他轉向着華仙的耳旁說：「你是一朵薔薇花」。

華仙不說話，微笑着，臉一紅，却更像一朵薔薇了。（完）